

獎 玄

第 三 輯

學 術 先 進

蘇 淵 雷 編 著

潘 公 維 展 廉 主 編

聯 利 出 版 公 司 印 行

第三輯

學術先進

玄 奘

蘇洵智 編 著

勝利出版公司印行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

潘公展

關於天地，必有與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五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悠久，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為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有山崩外而媚外、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為中國已無可為，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鼓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在 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鬥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打得日暮途窮，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矚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 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無窮的威力」是什麼？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中國的友邦也未開始就瞭解，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全能瞭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綫，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到西方。全世界的人們，在驚奇，在禮讚。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是導源於優良的

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中國精神」。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一語道破，他們說：「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過去不無疑惑之處。但時至今日，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與仇，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

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溶化而成為自尊自備的高尚德性；更由這種自尊自備的高尚德性，凝結而為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鑠的，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驟電，有觸即發，無堅不摧。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我們愈戰愈強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生機斲喪殆盡？而最可痛心的，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中還不免有

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異邦看作祖國，這真是道地的「文化奴隸」。文化奴隸們是僅備具有中國人的軀體，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更應當倍加努力，不備要珍重和寶貴這「中國精神」，並且還要發揚光大；拿這聖潔的火燄，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的主要動機。

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既不是整理國故，也並非懷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古傾向。它祇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貢獻力量，建築小小的基石。我認爲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這種見解，似是而非。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因爲多數人的活動，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如夏禹的治水，孔子的教育，秦始皇的統一，成吉思汗的遠征，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一人一姓之功，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也不是爲某一個人作年譜，而是

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夏禹治水，僅僅敘述事實，還不如描寫夏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爲夏禹治水的事實，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而像夏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有爲者亦若是」。有了一位夏禹，已經能够扭轉乾坤，假使有許許多多夏禹，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雖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爲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勳於國家，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爲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照耀千古，堪爲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爲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三十冊，如有必要，亦得增減。如此，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爲了普及宣傳，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爲了節約紙張，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爲度。

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既編纂就緒，刊行有日，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奉告讀者。

玄奘

蘇淵雷編著

小引

佛法輸入中國，依據保守的考證，將有二千年的歷史。魏晉以後，其影響所及，對於中國社會生活的變化，與夫思想文化的激揚，良非淺鮮。其深入民間的力量，尤為其他宗教所不及。就中高僧古德，代不乏人，偉蹟踴行，亦所在多有。但要在我國佛教發展的全史中，舉一典型的人物，足以代表彼宗的最高智慧與無上毅力，為雅俗所共知，中外所同仰；既有熱烈的信仰，又具卓越的才情者；我想，只有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玄奘其人，才有資格。

玄奘是中國傳通佛教成就最大的學者，同時是印度正統佛教的繼承者。翻譯佛典既好且多；弘揚佛法提高僧格亦為最力。作智慧的旅行，饒歷史的興趣，具冒險的精神，富文學的修養，獨往獨來，負絕千祀。雖然，在他之先，有功佛教的，尚有彌天釋道安

和慧遠；大量翻譯經典的，尚有鳩摩羅什和覺賢；西行求法的，尚有法顯和智猛諸高僧；但總不及他的全才備德，始終如一。他一方具備印度學者縝密的頭腦與勇猛的精神；同時兼有中國第一流學者明朗的襟懷與崇高的情緒。真所謂「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唐太宗三藏聖教序）。

所以，玄奘法師，不僅是一純粹的中國佛教徒，且是中國的、東方的、乃至世界第一流大思想家、大實行家！他是溝通中印文化的最大成功者；又是擺脫傳統不安所聞的真理追求者。他在世界學術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偉績，而那種實事求是，勇猛精進的精神，猶能鼓舞千載以下的人心。

現在，我們在進述他偉大的生平與思想之先，要略敘一些佛教輸入的史實，和他的前驅者像釋道安、鳩摩羅什和法顯諸人的功德，以見前期佛教的發展主潮，而為後此玄奘的求法運動，作一歷史的說明。

第一章 前驅

一 佛教的輸入

自來史家及佛教徒，對於佛教如何輸入一問題，大抵依照傳統的說法，不外漢明帝感夢金人，遣使求法，蔡愔西去，摩騰東來，白馬馱經，洛陽立寺云云。這一傳說，恐怕不甚可靠。經近代史家論定，正式的佛教輸入，要以漢末桓、靈以後爲近是。不過在此之前，歷史上較確實的記載，尙有二則：

一、魚豢魏略西戎傳：「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世說注引同，魏書釋老志作秦景憲，通典作秦景，通志作景匿）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三國志裴注引，魏書釋老志祖述其說）。當時大月氏玉丘就卻，正征服罽賓，罽賓實當時佛教極盛之地，漢通天竺，此爲孔道，則景盧之至大月氏，得伊存的口授，實有可能。唯此爲歷史上的孤證，當時既無著述，亦無傳授，其影響

自不甚廣大。

二、後漢書楚王英傳：「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明帝永平八年（公元六五），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奉送縑帛贖愆。……詔報（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

這是正史中有關佛教掌故最真最確的一條。中國人信仰佛教，見於載籍者，恐以英爲最早。英以帝子（光武之子）之尊，而服其教，想當時社會上信佛的風氣，或已形成。

厥後，桓帝延熹七年（公元一六五），襄楷上疏，有云：「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帝王奉佛，蓋自此始；然已在所謂「永平求法」一百年以後了。

約在公元二世紀初（桓、靈之際），安息人安世高來華，足跡遍江淮，譯經洛陽，臨淮人嚴佛調爲襄譯，傳於今者，真僞合計，不下三十餘種；謂爲中國佛教的開山祖師，誰曰不宜！

稍後，又有竺融造像立寺之事。後漢書陶謙傳稱：「丹陽人竺融，在徐州廣陵間，

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作黃金塗像，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此爲佛教禮拜的濫觴。供養佛徒如此奢麗，似已取得當時社會的重視。但佛教在漢代，雖漸得一部分人的信仰，然臣民正式出家，猶爲功令所禁；其時唯許西域人立寺郡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得出家。至魏甘露五年（公元二六〇），始有朱士行（潁川人）出家，爲漢地沙門之始（見歷代三寶記）。蓋至是始行開禁，下距晉之篡魏，不過四年耳。

綜上諸條記載，可得初期的佛門掌故如下：

佛教正式輸入，時當一世紀末，地經西域大月氏諸國。

景盧（秦景憲）爲中國傳誦佛經之第一人。

楚王英爲中國祀佛之第一人。

安世高爲西域來華譯經之第一人。

嚴佛調爲中國襄譯佛經之第一人。

笱融爲中國建塔造象之第一人。

朱士行爲中國正式出家之第一人。

一一 釋道安的弘教 附慧遠

玄奘以前，有功佛法弘揚，且足以代表一時的高潮者，我想舉三位高僧，一是弘揚佛教、建立僧伽的釋道安，一是翻譯經論、闡揚大乘的鳩摩羅什，一是陸行海歸，志求戒律的法顯。

道安（公元三一四——三八五）俗姓衛，常山人，十二歲出家。後游鄴都，師事佛圖澄。晉武帝時，避石氏亂，分遣弟子，弘化四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已與慧遠，獨至襄陽立檀溪寺，和當時名士習鑿齒輩相往還。晉太原四年（公元三七九），得堅取襄陽得安，喜曰：「吾以十萬師取襄陽，得一人半，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所謂「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就是他倆的雅人深致。釋道安既得符堅信仰，弘揚佛

教益力，計其功德有四：

一、主張出家無姓同稱釋子。原來初期僧徒，中國人若嚴佛調、朱士行，大抵沿用俗姓；來自西域者，則多以支、安、竺、康爲姓，或標其所生的國名，或出家後襲其師姓，依違通俗之間，未敢或異。至道安出，始唱出家無姓之說，自以歸真大聖釋迦，因號釋道安，後來獲得增一阿含經，其中亦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這樣僧徒遂相率仿行，定以爲例。自是僧自僧，道俗自道俗，不復相淆雜。

二、整理「經錄」勒定僧律。道安時已譯經典，真偽雜出，經他一番整理，編「經錄」允爲中國佛典目錄學之始。傳稱「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草測年代。安乃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又憫僧伽沒有儀律，乃多方搜求，詳爲規定，於是戒律粗具，人有遵循。弟子徧化江淮，叢林制度，亦漸以確立。

三、勸迎大師提倡翻譯 道安雖未足出國門一步，未親譯經論一部，但他實爲當時翻譯事業的主持人。其弟子五百人，所至相隨，後此襄譯人員及求法者，多出其門。而苻堅之羅致羅什，亦由道安所勸議。當時受其精神的鼓導，而從事新譯者，有跋澄難提提婆的創譯阿毗曇；他的弟子慧遠結社廬山，成爲淨宗初祖，固人所共知；同時又遣弟子法領等西行求經，齋華嚴經返國；覺賢見擯時，更竭力爲之排解延譽，終成大業；此外又指揮監督元成兩阿舍及阿毗曇之翻譯；在廬山創立般若臺譯場，常與羅什商推義例。這許多功績，在佛教史上有他不朽的地位。

四、翻譯義例之商推 道安雖不通梵文，但對於舊譯諸經，能正其謬誤。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尋比文句，析疑甄解。後來羅什見之，謂所正者皆與原文符合，足見他理解力的高超與鑒別力的精確。他是主張直譯的，嘗說：

「昔來出經者，多嫌梵言方質，改適今俗，此所不取。何者？傳梵爲秦（按此

時爲秦王存堅時代（故稱中國爲秦），以不閑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
經之巧質，有自來矣，唯傳事不盡，乃譯人之咎耳」。

「譯人考校者少，先人所傳，相承謂是。……或殊失旨，或粗舉意。……意
常恨之。……將來學者，審欲求先聖雅言者，宜詳攬焉。諸出爲秦言使約不煩者，
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

蓋深慨當時譯家之任意損益，靡雜主觀的理想，潛易原著的精神。初期譯家，大都渲染
老莊玄言，以取悅讀者，結果教義因以變質，不免「葡萄酒被水」之譏。其所監譯的韓
婆沙，序稱：「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游字。時改倒句，餘盡實錄」。態度之嚴正，
以視近年時賢之鼓吹直譯，誠有過之無不及。

又論譯梵爲中文，有「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者：（一）句法倒裝，（二）好
用文言；（三）刪去反復詠歎之語；（四）略去一段落中解釋之語；（五）刪去後段覆
牒前段之語。三不易者：（一）既須求真，又須喻俗；（二）佛智懸隔，契合實難；

(三)去古久遠，無從詢證（詳見大品般若經序）。此一譯律，後世論者多所稱引；翻譯文體之成爲討論主題，實自道安始。

總之，道安爲中國佛教建設的第一位大功臣，無論從弘化、整律、育賢，主譯那方面看，都是成績卓著，廣被無窮的。

三 鳩摩羅什的譯經 附覺賢

玄奘以前的譯師，以鳩摩羅什（公元三四四——四一三）爲最偉大。羅什父爲天竺人，母爲龜茲王之妹，生於龜茲。九歲隨母歷游印度，徧禮名師，年十二已爲沙勒國師。道安聞其名，勸苻堅迎之。堅派呂光滅龜茲，挾羅什歸，未至而堅已死，於是呂光稱王，與羅什同滯涼州。直至十八年後，姚秦弘始三年（公元四〇一），姚興討光，滅了後涼，這才迎羅什到長安，備極恭敬，禮爲國師。於是在長安逍遙園開設譯場，請羅什爲主譯，派僧叡、僧肇、法領等八百餘人爲襄譯，國立譯場規模的宏大，爲前此所未

有。計自弘始三年至十一年，八年之間，譯書逾三百卷。綜其迥出時流之處有四：

一、翻譯範圍之方廣。東晉中葉以前，佛經僅有零星翻譯，且多小乘；至羅什始大量翻譯，各部都有。其在法華部，則今日通行法華正本，實出其手；其在方等部，則有「阿彌陀」、「維摩詰」、「思益梵天」、「持世」、「首楞嚴」諸經；「寶積」諸品，亦爲定本；其在華嚴部，則爲「十德經」的重譯；其在般若部，則「摩訶般若」樹其骨幹，「小品放光」，亦經整理。其在律藏，則大乘之「梵網」，小乘之「十誦」，皆所自出。然最有大功勳，是在譯「論」，這一工作是從羅什才開始的。爲「大智度論」一百卷，號稱論中之王；「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如「三論宗」所本；「成實論」、「十德經」，亦爲後此「成實」、「十住」二宗之所出。凡上諸論，無不由羅什一手完成，其有功於大小乘宗派之確立，可謂空前。

二、翻譯文體之成熟。羅什生長印度，深通梵語，又諳漢言，故關於翻譯的主

張，與道安不同。他認爲翻譯「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與僧叡語），實爲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既不得已而乞靈譯事，則毋甯比較偏於直譯之爲妙。所以譯「法華」，則「曲從方言，趣不乖本」。譯「智論」，則「梵文委曲，師以秦人好簡，裁而略之」。譯「中論」，則「乖闕繁重者，皆載而裨之」。譯「百論」，則「陶練覆疏，務存論旨；使質而不野，簡而必詣」。足見羅什所譯，對於原本，每有增刪，務求達旨。然亦非一味意譯，致失本來面目者可比。其譯大品般若，則「手執梵本……口宣秦言。兩譯異音，交辯文旨。……與諸宿舊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謬者，定之以字義。不可變者，卽而書之。故異名斌然，梵音殆半。斯實匠者之公謹，筆受之重慎也」。其意譯諸品，慘淡經營之苦心，概可想見。總之，翻譯文體，異國語趣，以及佛典名詞，到了羅什時代，才算確定。若受、想、行、識四名詞，亦至羅什始定。所譯「維摩詰」，「法華」，「阿彌陀」諸經，詞旨華妙，文筆安雅，

充滿了音樂的成分，尤爲佛典文學中的上品。

三、大乘龍樹學說之傳入 原來印度佛學，自佛入滅後，五百年間異說繁興，分派至二十部之多。各部彼此責難，未有折衷，法理雖漸臻微密，而計執却因之轉深，是爲小乘「毗曇學」最盛時期（毗曇華云對法論議，主要在辨析組織佛說，凝練爲種種法句）。於是有龍樹菩薩出，顯過破執，釋「小品般若」，造「中論」「十二門論」等，以「空無所得」爲方便，抉擇揚棄，導入大乘，是爲大乘「般若學」興起時期（般若華云智慧，但非世俗日益之知，而爲契真日損之道）。惟般若學妙善遮詮，正言若反，眞實歸趣尙有待於點明。其後無著菩薩出，宗彌勒菩薩學說續加發揮，詳於詮釋「幻有」，以「非空非不空」顯「中道」，是爲大乘「瑜伽學」發起時期（瑜伽華云相應，攝一切法歸于一心，觀行方便大備）。是爲印度大乘佛教兩大主潮，其傳入中國，時代亦有先後。羅什所傳者，以大乘般若學爲宗。他既雅好大乘，志存敷演，無如解人難得，故著述無多。今世所傳，除譯著外，有

自撰「大乘大義章」，內容多為對答慧遠所問大乘深義而作。一時四方義學沙門，集其門下者，次第增至三千人。弟子中有八俊（道生、僧肇、道融、僧叡、道恆、僧影、慧觀、慧嚴）四聖（即生、肇、融、叡）十哲（加曇影、慧嚴、慧觀、僧碧、道恆、道標）之目，各有著述，發揮師說，日後「天台」、「成實」的發揚弘大，都植根於此。

四、論學宗旨之殊勝 羅什少遊印度，歷事多師，弘法中國，深得機緣。而所標宗旨，迥出尋常，其所揚闡除般若四論外，於經有「法華」，於律有「十誦」，於論有「成實」，於修持有「菩薩禪」，均為後來各宗派的濫觴。慧遠曾以書問他，「菩薩可否住壽一劫有餘？」他答道：「若言住壽一劫有餘者，無有此說。傳之者妄」。若謂輪轉生死益算住壽之神，為佛法的根本，顯屬誤解，蓋無我之說，至羅什而大明，宜其深斥小乘一切有部說，不留餘地。他依般若學，主畢竟空，謂「一切空者空其所空」，最得我佛勝義，蓋最後並一切名言亦排遣淨盡。後來僧叡著

「喻疑」，舉其師所言，謂「般若除其虛妄，法華開示究竟，泥洹闡其實化。此三津開照，照無遺矣。但優劣存乎人，深淺在其悟，任分而行，無所臧否」。可見其所攝受的廣大與圓融。

於此，尚有一人，當爲特筆一書。卽來華稍後羅什，而影響當時佛教界甚鉅，且與羅什分庭抗禮，平分天下者，佛馱跋陀羅（華言覺賢）是也。覺賢（公元三五九——四二九），實與釋迦同姓，北天竺那呵梨城人。遊與罽賓，專習禪法。會西京沙門智嚴寶雲，西行求法，因要與同歸，弘宣禪法於中土。義熙初至長安（公元四〇二），與羅什相見，共論法相，多所振發。後以細故爲什門高弟僧碧、道恆等所排斥，乃與弟子慧觀等飄然南下。慧遠爲致函關中諸僧，和解擯事，覺賢竟不復北歸，於是渡江至廬山，慧遠欣迎。嗣應慧遠請求，譯出「達摩多羅禪經」。時法領從于闐請回「華嚴」，法顯從印度請回「僧祇律」，均經覺賢手譯出。此外若「泥洹經」（大般泥洹經）、「新無量壽經」、「大方等如來藏經」，凡十五部，百十有七卷，分量雖不及羅什三分之一，然

華嚴大教之出現，實爲我國思想界一大事，所謂「華嚴出而人心一變」，日後華嚴宗的建立，實發源於此。覺賢來華，係以傳授禪法爲使命，與羅什所傳之學範圍稍殊，宜其弟子各演師說，各成教系。覺賢所譯「華嚴」，雖與大乘瑜伽學關係至密切，然以對於無著世親一系的學說，尙欠有系統的介紹，要等玄奘法師歸國，這才組成輝煌謹嚴的體系。

四 法顯的求法 附智猛

如其羅什是玄奘前的翻譯巨匠，那麼法顯無疑地是玄奘以前西行求法的前驅。原來西行求法第一人，應推朱士行，因他讀道行經，覺得尙未盡善，遂往于闐，求得梵書正本九十章，遣弟子送歸，經竺叔蘭、無羅叉譯出，即今本放光般若經。士行後老死于闐未歸，所以法顯就以最早成功的求法者出現。

一、西行動機與法侶 法顯（公元四世紀中葉——四二三）俗姓龔，平陽武陽人。

二歲卽出家，二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本傳稱其：「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這是他西行的動機。當時佛典雖已次第出現，而戒律未備，道安曾加搜集，亦未允完具，直到羅什譯出「梵網經」、「佛藏經」、「十誦律」等，大小乘律這才略具規模。而法顯西行，實在晉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那時道安死去已十多年，羅什尙未到達長安。

此次西行求法的伴侶，在長安偕行的，有慧景、道整、慧應、慧達、慧嵬五人，到西域，又加入僧紹、智嚴、寶雲、慧簡、僧景五人。結果，或在中途折回，或分道而死，或道死，或留印不歸。到歸國時只有他孑然一身。

二、行脚紀要 法顯行程，據他所著「佛國記」記載：

1 從燉煌渡沙河，十七日至鄯善（今縣）；又十五日至烏彙（今焉耆縣）；由烏彙西南行，一月五日至十闐（今縣）；西行二十五日至子合（今葉爾羌南）；更南行四日至於摩（今奇靈卡）；更二十五日至竭叉（今塔什庫爾干）；計在今新疆

省境內共行百二十三日。

2 從竭叉摩葱嶺，行一月。順嶺西南行十五日至烏婁（今阿富汗國加非利斯坦省之班底）；南下至宿訶多（今地待考）；東下五日至犍陀衛（即犍陀羅今于達馬克）；南行四日至佛樓沙（今白沙威爾）；南度小雪山（今阿富汗都城南之白瓦里山）；更南下十日至跋那（今哈爾奈）；計在今阿富汗國境共行三十三日。

3 從跋那東行三日渡新顯河（即印度河）至毗荼（今克爾普爾）；始入印度境，計自燉煌至毗荼，共費百五十九日。途中屢有勾留，六年才到中印度。留中印度三年，將返國前，附海船適師子國（今錫蘭島），復留二年。由師子國將附船返廣州，遇風漂泊九十日至一國名耶婆提（今爪哇附近）；停五月，易舟歸，八十餘日始至長廣郡牢山（今青島）登陸。歸途計費三百三十餘日。

總之，法顯足跡所到之地，不但爲漢代張騫、甘英所未及，卽朱士行、支法領等，亦僅到于闐而止。法顯初到中天竺祇洹精舍時，衆僧問：「從何國來？」答云：「從漢地

來」。衆僧互歎道：「我等諸師和尙相承以來，未嘗見有漢道人來到此也！」可見法顯是中國首到中天竺的人。

三、旅途的艱苦 法顯離了燉煌，初渡流沙，這是西行第一難關：看他寫道：

「沙河中多熱風，遇則無全，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徧望極目，莫知所擬，惟以死人枯骨爲標幟」。

第二難關，是度葱嶺：

「葱嶺冬夏積雪，有毒龍吐毒，風雨砂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鑿石通路，旁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緝過河，數十餘處」。

第三難關，是渡帕米爾東界的小雪山：

「南度小雪山，山冬夏積雪。由山北陰中過，大寒暴起，人皆噤戰（佛國記）。

那時同行的慧景，口吐白沫，對法顯道：「我不復活，便可前去，勿得俱死」。言畢而終。法顯撫尸悲號：「木崗不果，命也奈何！」終與道整奮力前進，始得過嶺。途中種

種艱苦，備見佛國記，我輩今日從紙上讀之，猶覺心驚膽裂，況當身歷其境；若非痛下決心，真爲求法而來，鮮不中途折返。至於已到印度，或因水土不服，或思鄉愁而病，則比比皆是。相傳法顯留印時，嘗見故鄉之扇而悲；又臥病思得漢食。十五年的歲月，三十餘國的經行，真是悠久而寒闕的羈旅！

四、偉大的收穫 法顯西行，原求戒律，無如那時北天竺諸國，都用口傳，初無寫本。他於是遠行到中天竺在摩訶衍僧伽藍（伽藍華言佛寺）請得「摩訶僧祇律」、「薩婆多律」、「雜阿毗曇心經」、「方等泥洹經」；留住三年，學習梵語梵書，並鈔寫經律。將返國時，又往師子國，請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及雜藏；都是漢土前所未有的，親自鈔寫攜歸，中國律藏及「阿含」（小乘佛典叢書）的輸入，全仗他的賢勞。

至於和他同去的道整，原意雖亦在尋求戒律；但到中天竺以後，看到沙門的規則，僧侶的威儀，在在可觀，就停住不復東返。法顯於是一人往師子國附商船而歸，一年之

內，三易海舶，荒母漂流，停泊數島，中間船客遇風，都說載沙門不利，商議將他投海，經過種種苦難，終於義熙十年（公元四一四）返國。與覺賢在道場寺同譯所攝諸經論百餘萬言。又將旅行中所見聞的，以及天竺衆僧威儀之美，撰爲「佛國記」，亦名「法顯傳」，不知打動了後來多少西行求經者的心靈。至今治印度學及研究中印交通史者，無不視同瓊寶，世界上已有美、法、德文數種譯本，可以說是他對於人類文化永久的貢獻。

此外，應當一提的，在法顯西行後四年，還有智猛（公元四世紀後期——四五三）一行十五人的結隊西遊。猛雍州新豐人，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有釋迦遺跡及方等衆經，於是始偕法勇、道普、法盛、竺法維、法猷、道藥等結伴出遊。歷流沙至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而九、退還；不久，一人又道死。猛僅與四人共度雪山，歷罽賓徧遊印度。當時西遊諸賢留印最久的，莫過智猛，蓋自姚秦弘始六年（公元四〇三）出發，至劉宋元嘉十四年（公元四二七）僅與曇纂一人同歸，在外竟達三十七年之久。猛歸

梵本甚多，最著名的是一僧賦律」及「大涅槃經」等；又著「遊行外國傳」，見隋唐經籍志，惜已亡佚。

後此，追蹤顯、猛西行求法者，接踵而起，無慮數十百人，不問海行陸行，無不歷盡艱險，一往無前。或學成歸國，或殉道異域，皆為求法而往，死亦無恨耳。梁任公嘗稱是輩為「千五百年前之留學生」，謂其「確為留學運動，而非迷信運動」。因贊之曰：

「諸賢之遠適印度，其所以能熱誠貫注百折不回者，宗教情感之衝發，誠不失為原因之一部分；然以比諸基督教徒之禮耶路撒冷，天方教徒之禮麥加，與夫蒙藏喇嘛之禮西天，其動機純為異種。蓋佛教本貴解悟而賤迷信，其宗教乃建設於哲學的基礎之上，吾國古德之有崇高深刻之信仰者，常汲汲焉以求得『正知見』為務。而初期輸入之佛典，皆從西域間接；或篇章不具，或傳譯失真。其重要浩博之名著，或僅聞其名，未覩其本。且東來僧侶，多二三等人物，非親炙彼士大師，末由

抉疑開滯。以此種種原因，故法顯、玄奘之流，冒萬險，歷百艱，非直接親水之於印度而不能即安也。質而言之，則西行求法之動機，一以求精神之安慰，一以求『學問慾』之滿足，惟其如此，故所產之結果，能大有造於思想界。而不然者，則三家村婦朝普陀，非不虔敬，而於文化何與焉！明乎此義，則知吾所謂『留學運動』，非誕辭矣」。

所論允當，他們有知，亦要感知已於地下。至於本書的主人翁玄奘，更是其中最偉大、最成功的典型；他的應世，正是中國佛教史上一大事因緣！

第二章 出世

一 幼年去家

玄奘法師生於隋開皇十六年（公元五九六，據劉軻大遍覺法師塔銘推算），原是洛州緱氏縣人，俗姓陳。父惠，有雅操，早通經術，不務榮進，時人比之漢末的郭有道。生有四男，玄奘排行第四。八歲時，父親口授孝經。讀到曾子避席一段，忽然整襟而起，父問其故，對道：「曾子聞師命避席，某今奉慈訓，豈宜安坐？」父大喜，時人目爲陳家的揚烏（烏爲揚雄子，侍父草太玄經）。

他的二哥長捷，早已出家，住在東都淨土寺。知其早慧，堪傳法教，又憫其境遇不佳，因攜來道場，教他誦習經業。隋大業四年（公元六〇八），有敕在洛陽度僧二十七名，當時參預的已有數百人，都是經業優良的，玄奘時年十三，以誦讀尙少，不在備取之列。但心中快快，時徘徊於公門之側，那時使人是大理卿鄭善果，素有知人之術，一

見玄奘，大爲驚異，問是誰家子弟？玄奘答以氏族，並說「有志求度，無如基薄業微，未蒙比預」。又問「童子出家，意欲何爲？」玄奘從容不迫，答以「小子意欲遠紹如來的慧命，近光遺傳的大法」。善果深嘉其志，又看他氣宇英俊，一表非凡，就特爲取錄，遂其初志。並向同僚誇獎道：「誦業易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爲釋門偉器；但恐果與諸公，不見其翔翦雲霄，灑演甘露耳！」玄奘既得出家，與兄同起止。那時寺中有位景法師，開講涅槃經，他隨衆聽講，執卷服膺，至忘寢食。又學嚴師的「攝大乘論」，愛好逾劇。一聞講演，大義盡通，再加研習，更無所遺。衆僧莫不驚異，推請升座複述，抑揚曉暢，曲盡奧妙。芳名美譽，從此流播，誰知他只是十三歲的小沙彌呢！

那時隋朝的統治已經動搖，天下大亂，玄奘年紀雖小，而善窺世變，因向哥哥建議：「洛陽雖爲父母之邦，爭奈目前時勢混亂，與其守而待死，不如共赴長安，託庇唐主」。他哥哥認爲很對，就和他於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同到長安，暫住莊嚴

寺。唐室初興，長安草草，京城未開講席；而舊時東都諸法師，亦皆遠游緜蜀，無所問難。玄奘於是決心偕哥哥同經子午谷（一作劍閣），入漢川，得逢空、景兩法師，都是一時大德，相見悲喜，因從受學月餘，再向成都進發。

各方大德高僧，既集成都，於是大開法筵。玄奘乃得從道基、寶暹二師聽講「攝論」、「阿毗曇」，從震法師聽講「迦延經」，一意追求，寸陰是惜，二三年間，究通諸部。這時天下饑亂，蜀中尚稱豐樂，四方僧衆遠來投牒者日多，講座之下，常有聽衆數百人。就中理智宏才，要以玄奘爲特出，因之吳、蜀、荆、楚各地，無不知有玄奘其人。這時他快到二十歲左右了。

他的哥哥，亦住成都空慧寺，善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毗曇」等。風神朝俊，體狀魁傑，既饒有慈父的典型；而屬詞談吐，風流蘊藉，亦不愧老弟的標格。學通內外，兼善書傳，尤爲蜀人所慕。但比起玄奘那樣的：「亭亭獨秀，不雜埃塵；遊八紘，窮玄理，廓宇宙以爲志，繼聖達而爲心。匡振隕綱，苞挫殊俗；涉風波而意靡



倦，對萬乘而節逾高」，則又爲老兄所不及。

二 求師問學

玄奘年滿二十七歲，卽於武德五年（公元六二二），在成都受具足戒，坐夏學律。法師（本書以後敘述皆稱法師不名）在此時期，將蜀中所有經論，都已一一鑽研，使想遠游求師，詢問殊旨，求析疑義。可是哥哥又留住他不放，只好私下和商人結伴，放舟三峽，沿江而遁。到了荊州天皇寺，那邊道俗人士，聞名已久，都來請法師講經；法師爲講「攝大乘論」、「阿毗曇」，自夏至冬，各得三徧。時漢陽王向以威德，化鎮彼方，聞法師來此，甚表歡迎，親來禮詣。到了發題開講的一天，王率領僚屬和道俗一藝之士，都來瞻仰參問。一時質難層出，而法師酬對如流，各如來問，給以辭窮意伏的開發。其中有些深悟的，竟至悲不自勝；王亦稱歎無已，施送許多禮物，他是一毫不取。罷講後，法師復向北游，訪問先德。到了相州，造謁休法師，質難問疑；又到趙

州，從深法師學「成實論」。貞觀元年（公元六二七）再入長安，棲止大覺寺，就岳法師學「俱舍論」，都一徧而盡其旨，經目而記於心，即使宿學者年，亦不能過此。至於鉤深致遠，開微發伏，衆人所不到，而法師獨悟於幽奧的，又何止一義？那時長安有法常、僧辨兩大師，可稱「解究二乘，行窮三學」，爲上京法匠縉素所傾心，海內從遊者甚衆，尤擅「攝大乘論」。法師既在吳、蜀一帶博聞深造，到長安後又復多方詢探，涵泳日久，觸處開發，結果這兩位大師深造之處，法師直是一針到底，窮盡邊際，使得兩位大師深深贊賞，目法師爲釋門的千里駒，光大聖教的大人物，只恨自己老朽，恐怕不及躬逢其盛了。從此諸學徒對於法師都另眼看待。復因僕射宋公蕭_瑒的奏請，遂膺莊嚴寺十大德之選。

法師既徧參國內大德，備詳各家學說，通達了解，宜無間然。但法師精進不息，猶以爲未足，對於繼「般若」加以發揮的「瑜伽」學說，醉心特甚。當時此系經論傳譯未備，北魏菩提流支與陳真諦雖已傳此學，而譯文晦澀，要義紛歧，莫由釐定，常以爲

憾。同年十二月，中印波頗蜜多羅（華云明友）法師抵長安。其人係中印那爛陀寺戒賢三藏（後法師赴印，即從戒賢三藏受學）的弟子，傳瑜伽學，博通三藏，傳稱「記誦大小乘典籍各十萬頌」，長安諸大德皆居門下。法師諮質積疑，歎為希有。明友到長安不久即譯出「大乘莊嚴經論」，李百藥序言提及「此論菩提一品最為微妙，轉八識以成四智，束四智以具三身，詳諸經論所未曾有」。又謂「西域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為本，若於此不通，未可弘法」云云，法師於此，大有感發。按「大乘莊嚴經論」原為「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之別傳，依此推想當時印度大小乘學必共奉「瑜伽師地論」為要典。法師自是益傾心於「瑜伽師地論」，並因此知有戒賢三藏在那爛陀寺講學，遂決志西行，以求「十七地論」（即法師回國後所譯之「瑜伽師地論」）。因自歎道：「十年以來，周流吳蜀，遊學趙魏，凡有法筵，無不赴應，一時大德，參謁殆徧。雖得蘊藉胸襟之樂，仍抱解籤無地之苦。前代法顯、智嚴，皆能捨身求法，導利羣生；有為者當若是，追跡高風，遠適梵土，一親明法了義真文，要返中華，傳揚聖化耳」。後來果能

達成志願，攷回「瑜伽師地論」及「佛地經」等，以釋羣疑而弘正法，這是後話，下章再詳。

法師自立志西行後，開始徵求同志，詣闕上表，可是有司不爲通引；只得先就近地諸蕃學習書語，專心致志，不久即通。當時同伴都已灰心絕念，唯有法師不變初志，靜待機緣再行出國。恰巧貞觀三年（公元六二九），長安附近因遭霜雹歲饑，朝廷有敕，道俗人民，可四出隨豐就食；法師得此機會，即混從一班難民出關，潛向目的地進發。

文

書

viii

第三章 西遊

一 出關情景

法師在西行之前，曾預作一番心理的調伏工夫，因西域難行，佛法難求，若非意志堅強，刻苦忍勞的人，無不中途折回；法師乃自試其心，以人世間種種苦痛，設想調伏，直至勝任不退為止。

貞觀三年（公元六二九），法師三十四歲。八月高秋，開始萬里的孤征。那時有一秦州僧徒孝達，在長安學習「涅槃經」，剛好功畢還鄉，法師遂與俱往。到達秦州，住了一宿，便隨客人同到蘭州，又過一夜，正遇涼州人送官馬歸，遂又隨至涼州。涼州地當衝要，襟帶西蕃，爲河西一大都會，葱嶺以東諸國的商人，往來不絕。法師到此，停留月餘，應道俗之請，開講「涅槃經」、「攝大乘論」及「般若經」，多所開發。功德完成，西域諸蕃及諸商人，施奉珍寶無數，法師僅受一半作燃燈費，餘數盡施諸寺。諸

蕃商人，各歸本國，向其君長贊歎法師之美，及將西來求法的弘願；因之，西域諸大城，無不籌備歡迎此一佳客的降臨。

當時唐初立國，疆域未遠，有旨嚴禁人民出國。涼州都督李大亮既奉嚴敕，防禁特切。忽有人報道，有僧自長安來，欲向西國，不知有何用？亮大懼，追問法師來由，法師逕答：「欲向西國求法」。亮聞之，逼令還京。還好，當地有一慧威法師，係河西僧衆的領袖，既欽法師的辭理，復聞其求法之志，就替他設法，密遣他的徒弟慧琳、道整二人，暗中護送西行。自此法師爲避衆人眼目，不敢露面，只得晝伏夜行，好不容易才到瓜州。

瓜州刺史獨孤達一聞法師蒞境，歡喜非常，一應供奉，尤其敬備。法師順便打聽西行路上的情形，有人告訴他說：「從此北行五十餘里，有條瓠蘆河，下寬上狹，回波甚急，深不可渡。上面設置玉門關，爲西行必經之地。關外西北方又有五座烽火臺（卽關卡），是斥堠所居，專以嚴防出境人民，各烽火相距百里，途中絕無水草，五烽火之外，

便是莫賀延磧伊吾的國境」。法師聽罷，十分頹喪。所騎的馬又死，不知如何是好。悶損了一個多月，將發未發之間，涼州的訪牒又到，說是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州吏李昌原是崇信佛法的，心疑法師便是案中之人，就密將訪牒呈上，輕輕問道：「法師可不是這僧？」法師遲疑未答，李即接着說道：「師須實說，如果確是此僧，弟子當代設法」。法師這才全盤託出西行情由。李昌聞言，連說：「難得難得，師果能如此，弟子決爲師面毀文書，請放心前行」。當將文書撕棄，並囑其早早離境，法師越發覺得沒有主意。

從行的兩位小和尚，道整已先向燉煌，法師身邊只有慧琳一人，知其不堪遠行，因亦放還。另外買了一匹馬，但苦無人牽引。即於所停寺彌勒像前啓請，願得一人相引度關。當夜該寺有胡僧達摩，夢見法師坐一蓮華向西而去。達摩私自奇怪，一清早即來報告。法師聽了，甚爲心喜，知爲成行的徵兆，但仍對達摩說：「夢爲虛妄，何足爲憑？」又入道場禮請，俄有一胡人前來禮佛，即繞法師走了三匝，問其姓名，知爲石槃陀。胡

人即請受戒，法師遂爲授五戒。胡人喜甚，辭出，已而再來，齋奉果餅供養。法師見其明朗康健，貌又恭敬，遂以西行意相告。胡人允許親送法師過五烽。法師喜出望外，爲置衣買馬，約期首途。次日傍晚時分，相待草間，不久，即見石槃陀偕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馬來。法師見此馬既老且瘦，必難遠行，心中不悅；石槃陀乃告法師說：「此老極熟西行的道路，來去伊吾已有多次了，故約他來，共商進止，非有別意」。胡翁因描述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遇無一免。成羣結隊的尙多迷失，況師單身子影如何可行，並力勸法師作罷，切勿輕生。法師淒然答道：「貧道爲求大法，發誓往游西土，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死中途，亦無悔恨！」老胡見其誠心往西，因謂法師道：「師如堅決要走，可乘我馬。此馬往返伊吾，已有十五次，健矯識途，可爲代步。師馬少無經驗，恐難勝任」。這時好像電光一閃，法師猛憶起一件舊事：初在長安發願西行時，有一術人名何弘達，誦咒觀象，多有所中。法師即令占西行事，達說：「師必得成行，行時情狀，似騎一匹赤老瘦馬，漆鞍，橋前有鐵的樣子」。法師眼見老胡所騎

馬，瘦赤，漆鞍，有鐙，與弘達所言全合，心裏暗暗稱奇，就放心換馬。與老胡禮敬而別。

於是裝束行李，與胡人石磬陀夜發。三更時分才到瓠蘆河，白茫茫一片，遠遠地望見玉門關。離關上流十里多的地方，兩岸只有一丈多闊，旁有梧桐樹叢，胡人乃斬木爲橋，鋪草填沙，驅馬而過。法師既渡河，爲之一喜，解鞍休息，與胡人相去不過五十餘步，各下褥而眠。不到多時，胡人忽拔刀而起，徐徐向法師睡處走來，未到十步許，徘徊無主，忽又折回。法師不知其用意，疑有異心，急起誦經，並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胡人見了，遂回原處睡下。

天剛發白，法師即喚起胡人取水盥洗。齋罷將發，胡人即前報告：「弟子眼看前途險遠，又無水草，惟五烽下有水，必須夜間偷水而過；只消一處被發覺，便要送命，不如歸還爲妙！」法師決然不爲所動，胡人只得俯仰而進，露刃張弓，命法師前行，法師不肯居前。胡人自行數里，又停住說道：「弟子實在不能前去，家累既大，而王法又不

可犯，爲之奈何！」法師知其意，遂任他回家。胡人又說：「師此去一定不能到達，如不幸被捉，供出小人名字，那時又將如何？」法師向天發誓：「縱使不幸被捕，將貧道一身切割爲千萬微塵，終不供出你的名字！」胡人這才放心，領受法師一馬而別。

二 望骨孤征

從此西出玉門，飄然一身，孤遊大漠。平沙浩浩，竟無人烟，惟望一堆堆的白骨和駝馬的糞便，尋跡而前。一路淒涼冷落，正自納悶，忽然看見軍士數百隊，滿佈大沙磧中，忽行忽止，都是裘褐駝馬，旌旗稍纛的形像，易貌移質，頃刻萬變，遠遠看去十分清楚，走近反而看不見了。法師初疑遇賊，後來漸行漸近，形影全無，才知道是遠處人物倒影空中幻作種種形相。邊行邊想，似聞空中有聲「勿怕勿怕」，這才安定下來。這樣經行八十餘里，始見第一烽，是西來的第一關。法師恐守候兵士看見，於是隱伏在沙溝裏，晚間才出來，走到烽西，看見一泓清水，下馬就飲，剛洗好手，取出皮囊盛水，

忽地一枝暗箭，冷飈飈地射到身旁，幾分鐘後又來一箭，差一點射中膝蓋。法師知被兵士看見，索性大聲呼道：「我是和尚從京師來，請莫射我！」一面叫着，一面牽馬向烽走去，烽上守兵亦一門出見，知是和尙，即帶進參見校尉王祥，祥急命人打火來看，才知不是河西僧徒，實是從京師來的，因問行意，法師答道：「校尉可曾聽人說，有僧玄奘要西向婆羅門國求佛法的嗎？」校尉道：「聞法師早已東還，何因到此？」法師因出馬上章疏及名字爲證，衆人這才相信。但總說：「西路艱遠，師終不得到達：現在亦不同你爲難，弟子燉煌人，意欲送師回去，那裏有位張皎法師，欽賢尙德，見師必喜，請向那邊小住如何？」法師矢志不從，因從容對道：「奘生長洛陽，少而慕道，兩京的宗匠，吳蜀的高僧，無不負笈從游，窮究大義。對揚談說，亦忝爲時宗。如欲善己修名，豈有不赴檀越燉煌之理？然生平所恨，自佛滅度後，經有不周，義有所闕，所以不顧性命，無視艱危，誓往西方，遵求遺法。檀越不相勉勵，反勸退還，恐非助人爲善之道？必欲拘留，甘受刑罰，決不東移一步，以負初心！」校尉聞言，爲之憫然，說道：「弟

子多幸，得遇法師，敢不隨喜！師今想已倦乏，且請休息，待天明弟子親自送師一程，指點路塗！」因爲安置睡處，一夜無話。次早，法師食齋罷，王校尉派人盛水及麪餅等，自送十多里路，指點法師道：「師從此路逕向第四烽，那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宗骨，姓王名伯隴，至時可聲稱弟子遣師來爲便」。說罷依依拜別，不覺淚下。

法師繼向前行，入夜到了第四烽，恐被留難，欲默然取水而過，誰知未到水下，冷不防，一枝飛箭已到頭上來，法師急急出面還答，一如前次，遂向烽行，入烽，烽官相問，法師答道：「欲往天竺，路由於此。第一烽王校尉故遣相過」。烽官聞言，大爲歡喜，留宿一宵。更施大皮囊及馬麥相送，臨別時分付法師道：「師不須向第五烽行，那人粗疏，恐生異圖。此去百里許有野馬泉，可更取水」。

法師離此便向莫賀延磧進發。此地古名沙河，長八百餘里，上無飛馬，下無走獸，更無水草。法師此時履影弔心，更無別念，但誦觀世音菩薩和般若心經。初，法師遊蜀時，嘗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法師憐之，輒施與衣服飲食之資。病者感激，

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及至沙河，偶逢種種危險及異類怪狀，恐怖心生不能自持，一念此經，卽覺安坦。以故每逢危急之際，輒以此經抵之，屢獲神效。此時法師已行百餘里，迷失道路，尋覓野馬泉不得，欲下飲袋取水，袋重失手，一霎間遂將千里的飲料，全部傾覆了。路又盤迴曲折，不知去向；想走原路回到第四烽，走了十多里，忽又自念：「我先願，若不到天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甯可就西而死，豈可歸東而生？」於是勒回馬頭，專念觀音，向西北方邁進。此時四顧茫然，人馬絕跡，夜間則魑魅山鬼，舉火遊行，燦爛若繁星，白晝則驚風挾沙，飄散如時雨，法師雖遇如是情境，毫無恐怖，但苦水盡，渴不得飲，蓋到此時，已經四夜五天滴水未曾入口。眼枯脣焦，喉痛腹熱，勢將殞絕，不能繼續舉步，因倒臥沙漠中，默念觀音，雖困頓不捨。當向空中密啓菩薩道：「玄奘此去，既不求財利，亦不求名譽，但爲無上道心正法而來。仰惟菩薩，慈念羣生，以救苦爲務，玄奘此時遭遇，可謂極人天之苦，菩薩仁慈，寧復不知？」這樣繼續不斷的禱告，心無別念，直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寒水，

眼遂得明，馬亦能起。法師身體漸見蘇息，不覺沉沉入睡。夢見一大神，身長數丈，執戟麾指：「何不強行，更臥何爲！」法師驚醒，強起進發。行了十里左右，馬忽跑歧路，控制不住，經行數里，忽見青草數畝，碧油油的一片，於是放馬，讓牠飽吃一頓。去草地數十步遠，方欲迴轉，又發現一池清水，甘澄鏡澈，下而就飲，生命重獲安全，人馬俱得蘇息。卽就草地將息一日，次日盛水取草進發，更經兩日，方才走出浩浩的流沙，到達伊吾的國境。途中種種危難，不及備述，出關至此，僅萬里長征的發軔而已，怪不得伊吾寺一漢籍老僧，看見法師到來，竟衣不及帶，跣足出迎，抱着他哀號哽咽，不能自己，說道：「豈期今日重見鄉人！」

三 高昌結契

法師到了伊吾，投止佛寺。胡僧及伊吾國王，都來請謁；王並把法師請到宮裏去供養。那時高昌（今吐魯番）王麴文泰，因聞涼州商人傳說，法師將過此，早已幾次派人沿

途探訪，法師到達伊吾之日，高昌王使人正要返國，得此消息，即飛報國王。王聞訊喜極，即日發使敕伊吾王護送法師來，同時揀送駿馬數十匹，遣貴臣們馳驅驛路，設頓迎候。法師停留伊吾十多日，高昌使至，陳報王意，拜請殷勤。法師原意取道可汗浮圖，既爲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嶺，走了六日，才到高昌界白力城。時已黃昏，法師欲停鞭暫駐，城中營員及使者都說：「王城在近，務請前進」。乃數爲更換良馬，法師原先所乘瘦赤馬，留交使人後來。當天夜半到達王城，守門官啓奏國王，王敕開門。法師入城，王與侍人前後引燭，親出宮門迎法師入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因說：「弟子自聞師名，喜忘寢食，量準塗路，知師今夜必到，所以與妻子都未入睡，讀經敬待」。少刻，王妃同數十侍女又來禮拜。時已夜半，傾談既久，漸覺疲倦，王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第二天，法師尙未起床，王已到門，率領王妃已下，俱來禮問。王說：「弟子思量積路艱阻，師能獨來，真是奇蹟！」流淚感歎，不能已已，遂設食慰勞。

王宮側別設道場，王自引法師居之，並派遣閹人侍衛。那兒有一法法師，曾留學長安，妙善法相，國王視同珍寶，命與法師相見，少時即出。又命八十高齡的國統王法師，與法師同處，並勸請留住，勿往西方，法師不從。留十餘日，法師辭行。

王道：「已令統法師諮請，師意何如？」

法師答道：「留住實是王恩，但於來心不可！」

王道：「朕嘗侍先王，東游大國，從隋帝徧歷東西二京，及燕代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無所慕；自承法師名，不覺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擬師到時，留住此間受弟子供養，以終一生。且令一國之人，皆為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並使執經，充師聽衆。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為念！」

法師謝道：「大王厚意，豈貧道薄德所敢當？但此行不為供養而來，所悲本國法義未周，經教少闕，懷疑莫解，始訪真蹤，以是畢命西方，期得未聞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獨灑於迦維；「決擇」微言，庶得盡霑於東國。波崙問道之

志，善財求友之心，只應日月增強，豈可中途而止。願大王收意，勿以汎眷爲懷！

王道：「弟子慕樂法師，必留供養，雖至葱山可轉，此意無移；務乞俯信愚誠，勿疑不實！」

法師報道：「大王深心，豈待屢言乃知；但玄奘西來爲法，法既未得，不可中停。以是敬辭，願王鑒諒。又大王曩修勝福，位爲人主，不獨蒼生恃仰，固亦釋教所憑，理在助揚，豈宜爲礙？」

王緊接道：「弟子亦不敢障礙，直以國無導師，故屈留法師，以引迷愚！」
法師皆辭不許。

王乃動色攘袂，大聲說道：「師不肯留，弟子自有辦法，安能自去？兩條路：一送師返國；一堅留此間。還請三思，俯順爲妙！」

法師意志堅決，毫不爲動，答道：「玄奘遠遊，只爲大法，今日既然見阻，只

可骨破王留，神識終不羈此！」言罷嗚咽，不能成聲。

王終不納其言。更使增加供養，每日進食，親自捧盤，以示禮敬。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初志，遂決定絕食，期能感動王心，於是端坐不言，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到了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微，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道：「任法師西行，請早服食！」法師恐王言不實，要指天目發誓。王凶說道：「定要如此，請共對佛前，更結因緣」。遂共入道場禮佛，對母張太妃前與法師約爲兄弟，任師求法，還日請住此國三年，受弟子供養。若當來成佛，願弟子一如波斯匿王、頻婆安羅等，與師作外護檀越的故事。仍屈法師留住一月，講「仁王般若經」。中間爲師營造行裝，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法師長爲眷屬，代代相度。法師這才應允進食，其立志堅貞，受人敬愛如此。

開講之日，王別張大帳，可生三百餘人，太妃以下，王及統師大臣等各依次坐聽。每到講時，王親捧香爐自來迎引，將昇法座，王又低跪爲證。令法師躡上，日日如此，毫不怠慢。講罷，復爲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給侍。製法衣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而衣

手套靴襪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匹，充法師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四，手力二十五人。另派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所。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匹爲信。又以綾絹五百匹，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並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部落馬遞送出境」。法師見王送沙彌及國書綾絹等至，既感且愧，於是上啓爲謝，此啓足抒法師的懷抱與求法的苦心，特爲節錄如：

「……遺教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輝於吳洛，識什鍾美於秦涼，不墮玄風，咸匡勝業。但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古聖時遙，義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爲南北兩道。紛紛爭論，凡數百年，率士懷疑，莫有匠決。玄奘宿因有慶，早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名賢勝友，備悉諮詢；大小乘宗，略得披覽。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恹際，望給園而趨足，想鷲嶺而載懷，願一拜臨，啓伸宿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小羸難爲酌海，但不能乘此微誠，

是以束裝取路，經塗荏苒，遂到伊吾。

伏惟大王……欽賢愛士，好善流慈，憂於遠來，曲令引接。既而至止，滯惠逾深，賜以話言，闡揚法義。又蒙降結娣季之緣，敦獎友于之念，并遺書西域二十餘蕃，煦飾殷勤，令遞餞送。又愍西游勞徇，雪路淒寒，爰下明敕，度沙彌四人以爲侍伴；法服綸帽裘毯靴襪五十餘事，及綾絹金銀錢等，令充二十年往還之資。伏對驚慚，不知啓處。決交河之水，比澤非多；舉葱嶺之山，方恩豈重。懸度凌溪之險，不復爲憂；天梯道樹之鄉，瞻禮非晚。儻蒙允遂，則誰之力焉？王之恩也。然後展謁衆師，稟承正法，歸還翻譯，廣布未聞。翦邪見之稠林，絕異端之穿鑿，補象化之遺闕，定玄門之指南。庶此微功，用答殊澤。……」

王得法師謝啓，當卽作報，略云：「法師既許爲兄弟，則國家所蓄，共師同有，何因謝也？」出發之日，王與諸僧大臣百姓等，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師慟哭，道俗大衆，都爲灑淚，傷離之聲，振動郊邑。王乃敕妃及百姓等先還，自與大德以下，各乘馬送數十

里而歸。

四 過二十四國

法師辭別高昌王後，一路無話，西行度無半城、篤進城，入阿耆尼國（*ASA* 舊譯焉耆），宿阿父師鼻側，次早又過銀山。山西遇羣賊，衆投與錢物而去，遂至王城所處川崖而宿。時同行胡商數十人，孳孳爲利，天未明卽起夜行，前去十餘里，遇賊劫殺，無一幸免。待法師等到時，只見遺屍縱橫，財物蕩然，爲之傷歎。漸行遙見王都。阿耆尼王與諸臣來迎，延入供養。該國前被高昌侵擾，記恨不肯給馬，法師住留一宿而去。

前渡一大河，西行數百里入屈支國界（*KUSA*，今庫車縣，舊譯龜茲），將近王都，王與羣臣及大德僧木叉糶多等來迎。此外諸僧數千皆於城東門外，大張浮幔安行像，作樂而候，法師至，諸德起來相慰問，各依次就坐，另使一僧擎鮮花一盤來授法師，法師受了，至佛前散華禮拜罷，就木叉糶多下坐，坐罷又行華，行華罷又獻蒲桃漿，復於各

寺一一受華受漿，展轉至夕陽西下，僧徒始散。時有高昌人數十在屈支出家，別居一寺，寺在城東南，以法師從家鄉來，先請過宿，遂允所請。次日，王請過宮供養，食畢，過城西北阿奢理兒寺，回拜木叉。多。稱多曾遊學印度二十餘載，最善聲明之學，王及國人郡加尊重。法師初深敬禮，及聞多自足小乘，毀謗「瑜伽」為邪見，即鄙視之。因與論辨瑜伽為究竟說，並摘問「毗婆沙」、「俱舍」數處，多不知所答，徒以老忘自解，又問餘部，亦無妙析。時因凌山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留六十餘日，除游覽山水外，時往就多說法，彼相見時不復躡坐無禮，私謂人道：「此支那僧不易酬對，若到印度，彼中少壯學者，恐亦未必有此！」其為人畏歎又如此。行日，王給手力駝馬，與道俗等傾都送別。從此西行二日，逢突厥賊二千餘騎，賊人預其分贓，懸諍不平，自鬥而散。

又前行六百里，渡小沙漠至跋祿迦國（Balika，舊譯姑墨），停一宿。又行三百里，渡一積，至凌山，即葱嶺北隅。此山險峭，峻極於天，自開關以來，冰雪所聚，積

而爲屑冰，春夏不解，上與雲連，仰視不知其際，只是白皚皚的一片。而冰峯摧落橫於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因之蹊徑崎嶇，登涉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複履重裘，不免寒戰；眠食時又無燥處可停，只好懸斧而炊，席冰而寢。如此生活，足足過了七日，方始出山，徒侶中凍餒而死的，已有十之三四，牛馬死的更多。出山後至一大清池，亦稱熱海，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森然，不待激風而洪波數丈，法師等衆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適逢突厥葉護可汗來此畋遊，戎馬甚盛，當將高昌王親函遞呈，可汗大喜，請法師先向衙所，本人二三日內當歸候教。因令達官答摩支引送至衙安置。三日，可汗歸，引法師入。可汗居一大帳，帳鑲以金華，爛眩人目，諸達官於前列長筵兩行侍坐，錦服赫然，其餘仗衛環立於後，雖穹廬之君長，可算專美於一時。法師緩步而入，去帳三十餘步，可汗卽出帳歡迎，傳語慰問畢，入座。特爲法師設一鐵交椅，敷麀請坐。少刻，更引潭使及高昌使人入座，可汗頓視甚悅，命陳酒設樂，可汗且諸臣使人飲，別索蒲萄漿敬奉法師。於是益相酬勸，蕃樂雜陳，彌足悅耳。

更爲法師營淨食，餅飯酥乳石蜜刺蜜蒲萄等，不一而足。遂請對衆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物命，及波羅密多解脫之業，可汗舉手叩額，歡喜信受。因留停數日，勸住法師道：「不須往印特伽國（指印度），其地多暑，十月天氣當此五月，觀師容貌，到彼恐被融銷；其人露黑，多無威儀，殊無足觀！」法師答道：「貧道西游，志在追尋聖跡，慕求大法，他非所計」。可汗知其意決，乃令軍中訪求解講語及諸國語文者，封爲摩咄官，作諸國書，送法師到迦畢試國（Kāpiśa 亦譯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城）。又施緋綾法服一襲，絹五十四，與羣臣送十餘里始返。法師又西行四百餘里至屏聿（Piśchen）水木清華，爲可汗避暑之處。

從此西南行，途經斡赤建國（Nuġiān 今賽喇穆城）、赭時國（Tashān 亦曰石國），罕塔利瑟那國（Sutrasā 曰東曹國）又西北入大磧，略無水草，惟望遺骨而進。又五百餘里至秣機建國（Somarkand 曰康國），國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事火爲道，客僧投者，每被燒逐。法師初至，王接待簡慢，經宿一宵，爲演說人天因果，讚佛功德恭

敬福利，遂歡喜請受齋戒，自是上下肅然起信，其開發道俗的感召力多類此。

又西經屈霜你伽國 (Kuscandik)，喝捍國 (Kh. kan 1 曰東安國)，捕喝國 (Buk hara 1 曰中安國)，伐地國 (Be ik 1 曰西安國)，貨利習彌伽國 (Khor smika)，羯霜那國 (Kes ana)。又西南二百里入山，山路深險，纔通人步，更無水草，山行三百餘里，始入鐵門，峯壁狹峭而崖石多鐵鏽，依之爲門，鑄鐵爲鈴，懸於上端，故得此名，是突厥的要塞。出鐵門，卽至褻貨羅國 (Tukhara 舊曰吐火羅，卽今阿富汗地)，蓋自高昌至此，已經一十六國。

從此前進數百里，渡縛芻河，至縛喝國 (Pulka)，適逢國喪，因淹留月餘，轉赴小王舍城。此地寺院百所，僧徒三千餘人，不愧勝。佛堂中有佛澡罐、佛齒、佛掃帚等遺物，每發神光；又有塔數處，法師都一一禮拜。時納縛寺有磔迦國小乘三藏名般若羯羅 (華言慧性)，聞縛喝國多有聖跡，亦來禮敬。其人聰慧尙學，少而英爽，鑽研九部，游泳四含，義解之才，洋溢印度。關於小乘阿毗達磨，「迦延」、「俱舍」、「六

足」、「毗曇」等，無不曉達。既聞法師遠來求法，相見甚歡。法師因申疑滯，約「俱舍」、「婆沙」等義問之，彼酬對甚爲精熟。法師因停月餘，就讀「俱舍沙論」。彼處名僧若達摩畢利、達摩羯羅等。見法師神采明秀，都肅然起敬。

時縛喝西南有銳末陀國 (Yunadha) 胡實建國 (Jukan)，國王聞法師從遠國來，即遣貴臣拜請過國受供養，辭不赴；使人往來再三，不得已而行。王甚喜，乃陳金寶飲食施法師，皆不受而返。

自縛喝南行，法師與慧性和隨入揭職國 (Gn)。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出觀貨羅境，入梵衍那國 (Baniyan)。國東西二千餘里，在雪山中，道路艱阻，倍於冰川沙磧之地，凝雲飛雪，從無齋色。宋玉稱「西方之艱，層冰峨峨，飛雪千里」，即指此處。從前王遵登几折的峻阪，嘗云：「我是漢室忠臣」；今法師涉嶺求經，亦可謂「如來真子」了！

進了梵衍都城，王出迎請，延入宮內供養，累日才出。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

雪山，至小川。經十五日始出梵衍國。二日逢雪，迷失道路。至一小沙嶺，遇獵人指示路徑，度過黑山，至迦畢試境。其國周圍四千餘里，北背雪山，王係刹帝利種，明略有威，統十餘國。法師將到，王與諸僧同時出城歡迎。

此間有一小乘古寺名沙落迦，相傳是昔時中國太子爲質此國時所作。當造此寺時，曾藏無量珍寶於佛院東門南大神王足下，擬供日後修補佛寺之用。近有惡王貪暴，欲奪僧寶，使人掘神足下，地即大震動，神頂上有鸚鵡鳥像，見有人發掘，振羽驚鳴，王及衆軍士悉被悶倒，懼而退還。寺有塔，相輪摧毀，寺僧欲取寶修繕，地還震吼，無一人敢近。法師到時，衆人聚集，共請法師陳述先事。法師因與其到神所，焚香禱告，詞云：「質子原藏此寶，擬營功德，今開施用，誠是其時。願鑑無妄之心，少戢威儀之德，如蒙許者，焚自觀開，稱知斤數，以付所司，如法修造，不令虛費，唯神之靈，願垂體察！」念畢，令人發掘，夷然無患。深七八尺，得一大銅器，內有黃金數百斤，明珠數十顆。大衆歡喜，無不讚歎。法師卽於此寺夏坐，間與慧性爲大衆說大乘義，後慧

玄 裝

性重爲觀貨羅王請回，法師珍重與別，繼續向北印度境進發。

五六

第四章 入印

一 學法迦濕彌羅國

法師自離迦畢試國後，東進六百餘里，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Lambeta*），停留三日。南行至一小嶺，自此以北境域，皆號蔑戾車，即中國所謂邊地。從此南行，下嶺渡河，至那揭羅喝國（*Nagabharata*）。又東南度沙嶺十餘里，到佛頂骨城。又聞燈光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波羅龍王所住的岩窟，傳說是昔日如來降龍留影之處，道路荒阻，又多盜賊，參觀者甚少。法師以爲如來真身之影，億劫難逢，豈有至此不去禮拜之理。因獨往訪問，幾次碰壁，復遇五賊，法師告以觀影，五賊遂發心隨往禮拜，法師自誓：「若不見世尊影，終不移此地」，如是拜了二百餘下，忽然一窟大放光明，如來真影皎然在壁，如開雲霧，忽見金山，妙相熙融，神姿晃煜。法師瞻仰慶躍，喜不可狀。但見佛身及袈裟並赤黃色，自膝上相好極明，華座以下稍似微昧，左右及背後菩薩聖僧

等影，亦皆具有。同來五賊連一老婆羅門，六人中五人得見，一人竟無所覩，都歡喜讚歎，以爲得未曾有，非法師志誠願力之厚，正恐曠劫亦難一見。五賊因毀刀仗，受戒而別。

法師獨自觀影回來，重行結伴，東南山行五百餘里到健陀邏國 (Gandhara)。其國東臨信度河，都城號布路沙布羅。國多聖哲，古來作論諸大師，若那羅延天、無著菩薩，母親菩薩、法救、如意、脅尊者等，都出生於此。迦膩色迦王、無憂王在此造塔數座，另有聖跡多處，若佛鉢寶臺、畢鉢羅樹等，法師皆得一一觀禮，並將高昌王所施金銀綾絹衣服等物，分留各大塔大寺院，以資供養。

從此又到烏鐸迦漢茶城，城北跋涉山川行六百餘里，入烏仗迦那國 (Udyana 卽阿輸迦王之舊苑)，地夾蘇婆薩堵河，昔有寺院一千四百餘所，僧徒一萬八千人，今皆荒蕪減少。其僧律儀傳訓有五部：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部。其王多居耨耨釐城，人物豐盛，佛跡甚多。

自烏鐸迦漢茶城南渡信度河，河廣三四里，流清而急，毒龍惡獸，多窟其中，有持印度奇寶名華及舍利渡者，船輒覆沒。渡過此河，至咀又始羅國（*Tulasia*），又東南行七百里至僧訶補羅國（*Simalapura*），又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尸國（*Uraai*），更東南度鐵橋，行千餘里，就到迦濕彌羅國（*Kashmir*）。

蓋是時西域諸國，咸服屬突厥，非得突厥護照，不能通行。故先持高昌王介紹書，詣突厥葉護可汗衙所，得其許可乃行。又法師所遵者，非漢以來西域通路，係北出特穆爾圖泊，掠西伯利亞之南端，經俄屬土耳其斯坦，乃循阿富汗入迦濕彌羅，又爲法顯、法勇以來所未嘗經行，宜其艱難危險，萬千倍於他人。

迦濕彌羅位於喜馬拉耶山西麓，跨至那布、奢林兩河的上游，面積約一千九百方英里，四山環繞，爲佛教正統派「說一切有部」的發源地。「大毗婆沙」的結集，實在於此。始傳佛教於此的爲末田底迦（*Maitreya*），或言係阿育王所派遣。法師初入國境，至石門（卽此國西門），國王遣母弟率軍馬前來歡迎。漸近王城約四十里左右，地

名達摩令羅，華言福舍，爲王所設立招延行旅給贍貧乏的組織。王率羣臣及郡內僧徒早已在福舍候迎，羽從千餘人，幢蓋盈序，烟華滿路。王與法師相見，禮讚殷勤，親手以無量華供散畢，請乘大象相隨而進。法師既至郡城，住閤那因陀羅寺。次日，請入宮中供養，並命大德僧稱等數十人招待；食罷，請法師開講，論難甚盛。又承遠來慕學，尋讀無本，遂給書手二十人，令寫經論；別給五人，供承驅使。一切需用，例由公給。

那位僧稱法師，也是高行之人，戒禁純潔，思理淹深，多聞總持，妙解第一。法師既爲上賓，自更另眼相看，因請講授諸論。師稱時年近七十，氣力已衰，而法師方在妙年，神器難遇，因勉力講演，計午前講「俱舍論」，午後講「順正理論」，初夜講「因明」、「聲明論」。由是境內學人，緇素咸集。法師隨所敷說，領悟無遺，研幽擊節，盡得其神髓。僧稱歡喜歎賞無極，向衆僧誇示道：「這位脂那和尚，智力宏富，環視座中，實無一人能出其右；以其明敏，誠足繼武世親昆季，所恨生在遠國，不得早接聖賢法乳耳」。其時僧衆，亦有道業堅貞、才能茂密者，既見法師爲大匠所褒揚，無不發憤

難詰，法師明目酬酢，無所塞滯，由是諸賢亦均慚服。

法師留此，首尾凡二年，諸經論既已諳熟，所有聖跡亦一一參拜，這時法師已三十六歲了。

二 羣賊受化

法師離了迦濕彌羅國，西南逾澗行七百里至半奴嗟國 (PARNOLSA)，更東行四百餘里至遏羅闍補羅國 (Rajapura)；從此東南下山渡水七百餘里至磔迦國 (Jalka)。自濫波以至磔迦，都屬北印度境地，人民久住邊荒，爲地形所限，故儀服語言，稍殊於印度，不免有邊鄙之風。自出遏羅闍補羅國，經二日渡旃達羅婆伽河，到闍耶補羅城。城中有世親菩薩製「勝義諦論」處及過去四佛說法處。從此出那羅僧訶城，東至波羅奢大林中，不料遭遇賊衆五十人，法師及同伴所帶衣資，劫奪都盡，賊衆仍揮刀驅法師等入道兩枯池內，意欲全加屠害。池多蓬棘蘿蔓，法師所帶沙彌見池南岸有水穴，堪容人過，

私告法師，相與穿出，向東南疾走可二三里，遇一縷羅門耕地，告以遇賊，彼即解牛與法師，自向村中吹牛角，一時聚得八、餘人，各提器仗疾趨賊所，賊皆作鳥獸散，法師遂到枯池解衆人縛，又從諸人施衣分與，相攝投村宿；人人悲泣，獨法師歡笑無憂容，同侶問故，答以：「有生莫貴乎性命，性命既存，餘何所憂，故我土俗書云：『天地之大寶曰生』。生命既在，則大寶未失，區區衣資，何足憂吝！」由是徒侶感悟，其心量的廣坦、態度的鎮靜如此。

次日到礫迦國東境一大城，城西道北有大菴羅林，林中有一七百歲的婆羅門，看去不過三十許，形質魁梧，神理淹審，深明「中論」、「百論」；尤善「吠陀」諸書。侍者二人，各百餘歲，法師前與相見，延納甚歡。又聞被賊，即遣一侍者傳命城中信佛法者，爲法師造食。該城有數千戶，信佛者少，奉事外道者多，法師聲名早播，諸國皆知，使人乃徧往城中告唱：「支那國僧來近處遇賊，衣服盡失，諸人宜共施敬」。有豪傑等三百餘人聽了，多獻班氈布一端，並奉飲食恭敬而至。法師爲他們講說報應因果，

令諸人等皆發道心，棄邪歸正，相對笑語，舞躍而去。法師在此停留一月，從婆羅門學「經百論」、「廣百論」，他是龍猛弟子，親接師承，故說的十分明淨。

從此東行五百餘里，到至那樸底國 (Cinabakti)，詣突舍薩那寺。有大德毗膩多鉢臘婆 (卽北印度王子)，美丰儀，通三藏，自造「五蘊論釋」、「唯識三十論釋」，法師因住十四月，就學「對法論」、「顯宗論」、「理門論」等。大城東南行五十餘里，至答秣蘇伐那僧寺，僧徒三百餘人，學宗「一切有部」，賢劫千佛皆當於此地集人天說法。釋迦如來涅槃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論師 (Katyayana Pauci)，於此造「發智論」。

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那國 (Jalandhara)，入那伽羅馱那寺，住四月，從大德旃達羅伐摩，學「衆事分毗婆沙」。

從此東北登履危險，行七百餘里至屈露多國 (Kuntala)。又南行七百餘里，越水渡河，至設多圖盧國 (Sattara)。又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咀羅國 (Palyatra)，卽

進入中印度境。

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 (Mithila)。又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濕濕伐羅國 (Sthalsvata)。又東行四百餘里至祿勒那國 (Vudhna)。東臨恆河，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境而流。又河東行八百餘里，至恆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味甘美，細沙隨流，印度俗書謂之「福水」，就中沐浴，罪惡可以滌除；嘔波漱流，殃災可以殄滅；沒而死者，卽生天受福；愚夫愚婦，常集河濱。此種外道邪說，毫無理據，後來提婆菩薩出，示以正理，邪說方息。國有大德名闍耶多，善閑三藏，法師遂住一冬半春，就聽「經部毗婆沙」畢。時在貞觀六年，法師已三十七歲。

暮春三月，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 (Matipura)。大城南四五里有小寺，昔瞿拏鉢刺婆論師於此作「辨真」等論，凡百餘部。德光寺南三四里，有一寺，爲衆賢論師壽終處。衆賢論師原是迦濕彌羅國人，博學高才，明「一切有部毗婆沙」，時世親菩薩亦以睿智多聞，先作「阿毗達摩俱舍論」，破毗婆沙師所執，說理精深，文筆懿雅，西域學

徒，莫不鑽仰。衆賢覺而心憤，殫精竭慮，閉門著書凡十二年，造「俱舍覆論」二萬五千頌，八十萬言，造訖欲與世親而定是非，未果而終。後來世親得見其論，嘆爲具有知解，思力亦不減「毗婆沙」；並謂其順我義，宜名「順正理論」，遂爲改名行世。衆賢死後，在菴沒羅林中建塔，遺跡尙在。

其國時有大德名密多斯那，年九十，卽德光論師弟子，善講三藏，法師因停半夏一春，就學「辨真論」、「隨發智論」等。

又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Brahmapura*）。又東南行四百餘里，至聖醯掣怛羅國（*Ahicatta*）。又南行二百餘里，渡恆河，更西南行，至毗羅刪拏國（*Virasana*）。又東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Kapitha*）。從此西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Kanakhujia*）亦曰曲女城。國周四千里，都城西臨恆河，長二十餘里，廣五六里，寺院一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俱學。王號戒日，雄姿英發，稱盟印度。境內不得殺生，到處興建佛寺。每歲三七日中徧供衆僧，五年一開無遮大會，其弘揚佛法的功

德，足與無憂王等比美。法師入國，卽到跋達羅毗訶羅寺住三月，依毗離耶犀那三藏讀「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完畢。

從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恆河，南至阿踰陀國 (Aṅgika)。大城西南五六里有無著菩薩說法處。據說菩薩夜昇觀史多天，在慈氏 (卽彌勒) 菩薩所受「瑜伽論」、「莊嚴大乘論」、「中邊分別論」，書則下天爲衆說法。無著菩薩爲健陀羅國人，佛滅度後一千年出世，從「化地部」出家，後弘大乘。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後亦改宗大乘。兄弟二人，皆稟明聖之器，斐然有著述之才，廣造諸論，解釋大乘，爲印度的宗匠。如「攝大乘論」、「顯揚聖教」、「對法」、「唯識」、「俱舍論」等，都是他的手筆。

法師自阿踰陀國瞻禮聖跡後，卽順恆河，與八十餘人同船東下，欲向阿耶穆法國 (Avamukha)。行可百餘里，兩岸惟見阿輸迦樹林，非常深茂。忽地兩岸各有十餘船賊，從密林中鼓棹迎流而出，船中人驚擾不定，投河者數人，賊擁船向岸，令八十餘旅

客盡脫衣服，搜求珍寶。此輩素來供奉突伽天神，每秋尋一質狀端美的人，作爲犧牲，藉以求福。今見法師生得儀容偉麗，體骨壯美，正合標準，因相視而笑：「我們祭神節將到，正愁沒好材料，這沙門生得這般美好，忍了祭供，豈不大吉大利！」法師答道：「玄奘以穢陋之身，得充祭祀，原非敢惜；但此次遠來，意欲參拜菩提像者闍崛山，并請問經法，此心未遂，憤越殺之，恐非吉祥！」同船旅客同聲跪下，請求饒命，亦有願以身代的，賊衆都不許。於是賊頭遣人取水，在華林中治地設壇，和泥塗掃，令兩人拔刀牽法師上壇，欲卽揮刀。法師略無懼色，鎮定如常，賊益驚異。法師自知不免，遂從容語賊：「願賜片時，莫相逼惱，使我安心歡喜取滅」。因專心向觀史多宮，念慈氏菩薩，願得生彼，恭敬供養，受瑜伽師地論，聽聞妙法，成就通慧，還來下生，教化此人令修勝行，捨諸惡業，及廣宣諸法，利安一切。於是禮拜十方佛，正念而坐，專心慈氏，無復異緣。於心想中，彷彿上登蘇迷盧山，越一二三天，見觀史多宮慈氏菩薩，處妙寶臺，諸天圍繞。此時身心歡喜，更不知在壇，不憶有賊。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同伴

諸人求救無門；只有同聲號哭，頃刻間，黑風四起，折樹飛沙，河流涌浪，舢隻卻將翻了，賊徒大駭，問同伴道：「沙門從何處來，姓甚名誰？」同伴道：「從脂那國來，誠心求法，諸君如殺彼，必遭天譴，且看眼底風波的險惡，天神似已震怒，速懺悔爲妙！」賊徒大懼，相率跪在法師面前，叩首謝罪，法師是時閉目不省，賊以手觸其膚，始睜開雙眼問道：「是時候了嗎？」賊衆齊說：「不敢害師，願受懺悔！」法師受其禮謝，爲說殺盜邪祠諸不善業，未來當受無間之苦，何苦將電光朝露利那的身命，作無量劫長時的苦種？賊衆乃叩頭謝道：「某等妄想顛倒，爲所不應爲，事所不應事，若不逢師福德感動神祇，何以得聞啓誨？請從今日起，卽斷此業，願師證明！」於是遞相勸告，收諸劫具，總投河流。所奪衣資各還本主，並受五戒。霎時間風平浪靜，一切如恆。賊衆歡喜，頂禮辭別；同侶驚歎，遠近道俗，都將此事作爲奇蹟宣傳。

三 巡禮聖蹟

法師既脫險，東行三百餘里，渡恆河，北至阿耶穆佉國 (Ayanukh)。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又渡恆河、南闍牟那河，北至鉢羅耶伽國 (Prayagi)。從此西南行五百餘里，至憍賈彌國 (Karisambi)。又東行五百餘里，至鞞索迦國 (Visk) 又東北行五百里，至室羅伏悉底國 (Srapati)，即舍衛國，周六千餘里，佛在世時爲波斯匿王所居的都城，城內有王殿故基。距離不遠有故基，其上建塔，王爲佛造大講堂。次復有塔，是佛姨母鉢羅闍鉢底比丘尼的精舍。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華言勝林，卽佛教史上有名拘祇樹給孤獨園，昔爲大寺，經已頽毀。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立，今則諸屋並盡，惟一甌室巍然獨存，中有金像，昔佛昇天爲母說法，波斯匿王心生戀慕，聞出愛王刻檀木爲像，因造此供奉。寺東百餘步有大深坑，傳說是提婆達多以毒藥害佛生身入地獄處。其南復有大坑，傳說是瞿伽黎比丘誘佛生身入地獄處。此二坑都深不見底。附近尚有遺跡多處，法師一一巡禮。

從此東南行八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牟塔國 (Kapilavastu)。周四千餘里，並皆荒

毀。宮城周十五里，疊甃而成，內有故基，爲淨飯王的正殿，上建精舍，中作摩耶夫人像。其側有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生像。於城左右，有太子共諸釋種角力處。又有太子乘馬踰城處，及前於四門見老病死及沙門厭離世間迴駕處。

從此東行荒林五百餘里，至藍摩國（Ramagrama），居人稀少。復向東大林中行百餘里，有塔，無憂王所建，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天冠髻珠付從者車匿囑還處。剃髮出家，皆有塔記。

走出荒林，卽至拘尸那揭羅國（Kushinara），一片荒城，西北三四里渡阿特多伐底河，不遠至娑羅林，卽如來涅槃處，有樹似櫛而皮青葉白，四雙齊高，光潤可愛。又有大輓精舍，內安如來涅槃像，北首而臥。旁有大塔，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造。前立石柱，記佛涅槃事。通列異說，不書年月。相傳：佛處世八十年，以二月十五日入寂；說一切有部則云，九月八日。自涅槃以來，至法師到時，或云千二百歲，或云千五百，或云過九百未滿千年。又如來坐金棺爲母說法，出臂問阿難，現足示迦葉，香木焚身，

八王分骨，皆有塔記。

從此復經大林中五百餘里，至婆羅痲斯國（*Prases*）。周圍四千餘里，都城西臨恆河，寺院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渡婆羅痲斯河，東北至鹿野寺，臺觀連雲，長廊四合，僧徒一千五百人。精舍東南有石塔，無憂王所建，是佛初轉法輪處。其側有彌勒菩薩受記處。寺西有如來澡浴池，又有滌器池、浣衣池。池側有塔，佛修菩薩行時爲六牙白象施獵師牙處。又爲烏時與獼猴白象約尼拘律樹定長幼巡行化人處，作鹿王，又度橋陳如等五人處。

從此順恆河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Yuddhapati*）。又東北渡恆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Vaśeṣi*），周五千餘里，都城荒毀。西北五六里有一寺，是佛昔說毗摩羅詰經處。次東北三四里有塔，是毗摩羅詰（華言無垢稱，舊譯維摩詰）故宅。去此不遠，有一石室，爲維摩居士現疾說法處。其側有寶棺故宅，菴摩羅女故宅。寺北三四里有塔，是佛將往拘尸那國涅槃，天人隨從竚立處。次西復有佛最後觀吠舍釐處。又有

菴摩羅女持園施佛處。又有佛許魔王涅槃處。從吠舍釐南境去恆河百餘里，到吠多補羅城，得「菩薩藏經」。

又南渡恆河至摩揭陀國 (Magadha)，周五千餘里，寺院五十餘所，僧萬餘人，爲大乘學的中心。河南有無憂王故城遺址，故宮北臨恆河，有石柱高數十尺，爲無憂王造作地獄處。地獄南有塔，卽八萬四千塔之一。中有如來舍利一升，每放神光。次有精舍，中有如來所履石，石上有佛雙跡，長一尺八寸，廣六寸，兩足下有千輻輪相，十指端有萬字華紋及瓶魚等，皎然明著，是如來將入涅槃自吠舍釐抵此，在河南岸大方石上小立的遺跡，當時曾謂阿難：此爲我最後佇望金剛座及王舍城所留的足跡。精舍北有石柱，高三十餘尺，上記無憂王三以瞻部洲施佛法僧，三以珍寶贖嗣。故城東南有尼屈有吒阿濫摩（華言雞園），是無憂王所造，召集千僧四事供養處。是等聖跡，法師凡停七日，禮拜方徧。

又西南行六七日到底羅磔加寺，寺有三藏數十人，聞法師至皆出迎引。從此又南行

百餘里到菩提樹，樹垣壘甃，高峻極固。正門東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華池，西帶嶮固，北門通大寺。正中有金剛座，堅固難壞，能沮萬物，若欲降魔成道，必居於此。又成道之處，亦曰道場，世界傾搖，獨此不動。一二百年來，衆生薄福，往菩提樹者，多不見金剛座。佛滅度後，諸國王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向而坐。相傳此菩薩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邊菩薩已沒至胸。按菩提樹，卽畢鉢羅樹，佛正時高數百尺，後屢被惡王誅伐，法師至時，高僅五丈餘。佛坐其下，成無上等覺，因號菩提樹。樹莖黃白，枝葉青潤，秋冬不凋，惟至如來涅槃日，樹葉頓落，經宿還生如故。每到此日，諸國王和臣僚們，共集樹下以乳灌洗，燃燈散華，收葉而去。

法師巡禮至此，仰瞻菩提樹及慈氏菩薩所作成道時像，不覺五體投地，悲哀懊惱，自傷自歎道：「在昔如來成道時，玄奘渺軀不知漂淪何趣？今於末法，方才到此，自思業障，何等深重！一悲淚滿目，情不自持。那時正值衆僧解夏，遠近來集數千人，觀者無不嗚咽。法師停此八九日，巡禮雞足、王舍、靈山等聖地，然後向那爛陀寺進發。

克

裝

七四

第五章 留學

一 那爛陀寺

法師將到那爛陀寺 (Nalanda S. Mcharama)，僧衆聞訊，卽差四大德來迎，走了約莫七八里遠近，始到寺莊，此莊原是目蓮尊者生長之地，齋食罷不久，便有二百餘僧衆和千餘檀越，捧着幢蓋華香，復來迎引，在衆人的讚歎圍繞中，法師步入了當時佛教最高學府的那爛陀寺。

法師既至，合衆齊集，一一與相見敬禮。另於上座安置一床，命法師坐，徒衆亦坐。坐定，遣維那擊犍椎，宣布請法師住寺，凡寺中一切僧徒所畜用法物道具，法師都照例得同享受。仍差二十人，不老不少，閑解經律，威儀齊整的，擁着法師參謁正法藏，卽戒賢法師。彼時戒賢年已百餘歲，衆所尊重，不敢稱名，號爲正法藏，是當時大乘佛學的權威。法師於是隨同衆人入謁。依其儀式，膝行肘步，鳴足頂禮。問訊讚歎罷，法

藏令旃敷床座，命法師及諸僧坐，坐定，首問法師從何處來？法師報道：「從支那國來，欲依師學瑜伽論」。法藏聞言，涕泣不已。卽喚弟子佛陀跋陀羅（華言覺賢）來前，他係法藏姪，年已七十餘，博通經論，善於談吐。因語他道：「汝可爲大衆講說我三年前病惱一段因緣」。覺賢當下，淚流被面而說昔緣：「和尚（華云親教師）昔患風病，發時手足有如火燒刀刺之痛，乍發乍息，凡二十餘載，最近三年前，苦痛尤甚，厭惡此身，欲絕食自盡。忽於夜中夢見三天人指示：空欲捨身無益，不如顯揚正法瑜伽論等，徧及未聞，汝身卽漸安好，勿憂不瘥。有支那國僧，樂通大法，欲就汝學，汝可好相待教之。和尚聞已禮拜，報以遵命，言訖不見，從此苦痛卽除，忽已三年。今日支那國僧來，正應此事」。衆僧聽罷這段死須臾待傳大法的故，無不嘆爲希有的奇蹟。法師聽了，亦悲喜不能自勝，更禮謝道：「若如所說，玄奘當盡力聽習，願尊慈悲攝受教誨！」自是師弟之間分外投契。接談好久，法師輒辭而出。法藏卽命安置法師於幼日主院覺賢房第四重閣。七日供養畢，更安置上房，移居昔護法菩薩會住房北，每日另供：

擔步羅果一百二十枚，檳榔子二十顆，豆蔻二十顆，龍腦香一兩，供大人米一升（其米大於烏豆，作飯香鮮，餘米不及，唯摩揭陀國有此秬米，餘處更無，獨供國王及多聞大德，故名供大人米），又月給油三斗，酥乳等隨時取足。淨人四人，婆羅門一人。免諸僧事，行乘象輿。那爛陀寺主客萬僧，得享受如此供給的，添上法師，合有十人（那寺立法，置通三藏者十員，受上供，由來缺一，法師便處其位），其遊踐異方受人禮重有如此者。

那爛陀寺，又名施無厭寺。故老相傳：此寺南菴沒羅園中有池，池有龍名那爛，其旁建寺，因以爲號。又說是如來昔行菩薩道時爲大國王，建都此地，憐愍孤窮常行惠捨，物念其恩，故號其處爲施無厭地。此地本來是菴沒羅長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商人多有證果。佛涅槃後國王造此，以表敬戀。累代增修，體制大備。印度寺院，數逾千萬，壯麗崇高，要以此間爲第一，寺形整方，四面直簷，長廊匝繞。外壁壘磚，峻高三四丈，上作人頭，高與人等。內皆磚室，重疊三層。每房約方丈許，後面通窗，前戶洞開，互視檢察，不許安簾。寺上四角各建禪堂，備多

聞大德安住。寺門向西，飛閣凌虛，彫刻妙飾，前出四步齊安四柱，每至食時，重關反閉。房內地用磚屑，如桃棗大，和雜粘泥，以杵平築；上加石灰，雜以麻筋并油，浸漬多日，泥于磚地之上，覆以青草；經三數日，看其微乾，再以滑石揩拭，拂赤土汁，後以油漆，鮮澄如鏡。別起臺觀爲佛殿。寺西南大院外，有大塔及塔廟百餘，金寶瑩飾，華妙希有。僧徒主客常有萬人，並學大乘，兼十八部以及俗典吠陀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亦都研習。就中凡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餘人，三十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連法師在內共計十人，而戒賢法師一切窮覽，德秀年者，爲衆宗匠。寺內講座日百餘所，學徒修習，寸陰是惜，德衆所居，自然嚴肅。建立以來，已有七百餘年的歷史，未有一人犯過，國王欽重，故捐百餘邑充其供養，每邑日進秬米、酥乳數百石，由是寺內僧徒專心學習，不愁衣食，學藝成就，端賴於此。

法師在那爛陀寺安置定妥，卽向王舍城巡禮聖跡。王舍舊城，又名奢羯羅補羅城（*Kusagarapura* 華言上茅宮城），城處摩揭陀國之中，古昔君王，多住其內。其地又生

好香茅，因以爲稱。四面皆山，峻峭如削，西通小徑，北有大門。東西長，南北狹，周圍一百五十餘里。其內更有小城。宮城北面外有塔，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放護財醉象欲害佛處。其東北有塔，是舍利子聞阿濕婆特苾芻（馬勝）說法證果處。次北不遠有大深坑，是室利犍多（勝密）受外道邪言以火坑晝飯欲害佛處。次大坑東北山城之曲，有塔，是時縛迦大醫（耆婆）於此爲佛造說法堂處。其側尙有時縛迦故宅。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娑栗陀羅矩吒山（華言鷲峯，亦稱鷲臺，舊譯耆闍崛山），如來在世，多住此山，說「法華」、「大般若」等無量衆經。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現尙有甌室，如來在昔多居其中，制諸戒律。竹園東有塔，阿闍多設咄路王（華言未生怨）所建。如來涅槃後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已，奉歸立塔供養。後無憂王發心欲徧造諸塔，開取舍利，尙留少許。竹園西南行五六里，山側有別竹林，中有大室，是如來涅槃後尊者摩訶迦葉波與九百九十九大阿羅漢結集三藏處。阿難誦一切經，優波離誦一切戒律，迦葉波自誦一切論，三月集成。以大迦葉僧中上座，故名上座結集。又此西二十里

有塔，無憂王所建，即未參與大迦葉主持結集法會諸大衆結集五藏（於三藏外另加雜集、禁呪二藏，合爲五藏）處。這次結集因凡聖共同參加，故名大衆結集。次東北三四里，至曷羅闍姑利呬城（*Ujjain*，華言王舍）外郭已壞，內城猶峻。周二十里，面有一門。初頻毗婆羅王居上第宮時，百姓殷稠，居室鱗接，數遭火災，乃立嚴制，有不謹慎先失火者徙之寒林，頃之，王宮勿復失火，王因自罰，徙居寒林。時吠舍釐王聞頻毗婆羅野居於外，欲簡兵襲之，候望者知而奏王，乃築邑自衛，以王先舍於此，故名王舍城，亦即新城。後阿闍王嗣位，即都於此。至無憂王遷都波吐釐，以城施婆羅門。城中無雜人，惟婆羅門千餘家。宮城內西南隅有塔，是殊底色迦長者（華言星唐）故宅。旁又有度羅睺羅（即佛子）處。

那爛陀寺西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所建，莊嚴都麗，中有佛像和菩提樹像。城次東二百餘步，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開六層方得覆及，爲滿胄王所作。又東行數里有塔，佛初成道向王舍城至此，頻毗婆羅王與國人百千萬衆迎見佛

處。又直行三十餘里，至四陀羅勢羅窠訶山（*Indragiri*，華言帝釋窟），東峯有寺，寺前有塔，名爲豆婆（華言雁）。相傳此寺依小乘教，食三淨肉，於一時中買贖不得，其檢校人傍徨無措，遙見羣雁翔飛，仰而戲言：今日僧供有闕，摩訶薩垂宜知是時！言罷，最前一雁應聲而過，鑽翻高雲，投身自墜。必芻見已慚懼，徧告衆僧，因建靈塔，將死雁埋葬其中，俾表其心，永傳芳烈。

如是等等聖跡，法師都一一巡禮，撫思古之幽情，發菩提之大願，衷心喜悅，自不消說。

貞觀八年（公元六二四），法師已三十九歲。禮畢王舍城諸聖跡，便還那爛陀寺，請戒賢法師講瑜伽論，戒賢已多年不說法了，特爲法師開講，同聽者數千人。方開題，有一婆羅門在衆外悲號，忽又笑言，謂是東印度人，曾於布磔伽山觀自在菩薩像所發願爲王，菩薩現身訶責勿作此願，後某年月日那爛陀寺戒賢法師爲脂那國僧講瑜伽論，汝當往聽，聞法師卽得見佛，豈不勝於爲王？今見脂那僧來，師復爲講，正與昔言同符，

所以悲喜交集。戒賢法師因令住聽經，凡十五日始講畢。

法師在寺，聽「瑜伽」三徧，「順正理論」一徧，「顯揚」，「對法」各一徧，「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徧，「中」，「百」二論各三徧。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曇」等，已曾於迦濕彌羅諸國聽訖，至此尋讀決疑而已。又學婆羅門書，印度梵書名爲記論，莫知作者，並爲西域音字之本，號稱難讀，法師潛心鑽研，皆洞達其詞旨。計五年間，晨夕不輟，研習諸部殆遍，日後制伏外道，豎真量於五天，揚大義於東土，皆植根於此。

一一 參學南邦

法師留住阿爛陀寺五年，深通大小乘學，聲譽鵲起。傳稱：「將事博義，未忍東旋，戒賢誠返，乃欲南巡諸國，還途北指」。於是先往伊爛拏鉢伐多國（*Itanaparvata*），途中過迦布路寺。寺南二三里有孤山，崇巖蒼翠，水木清華，最中精舍有刻檀觀自在

菩薩像，威神特尊，常有數十人或七日或二七日絕粒斷漿，請祈諸願，以求顯相。法師欲往求請，乃買種種鮮花穿成華鬘，捧到像前，虔誠禮讚，向菩薩作胡跪禮，發下三願：一者在此學成返歸本國得平安無難者，願花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願生觀史多宮事慈氏菩薩，若能如意，願花貫挂尊兩臂；三者聖教稱衆生界中有一分無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否？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時，願花貫挂尊頸項。說罷以花遙散，皆得如願。法師歡喜無量，即在旁同與禮拜及守護精舍的人，亦彈指鳴足，齊聲說道：「如此奇蹟，得未曾有。將來成道時，幸憶今日因緣，先來相度！」

自此漸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寺院十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說一切有部義。近有鄰王廢其國君，以都城施僧，於中並建二寺，各有千僧，有三大德：一名怛他揭多彌多（華言如來密），二名屬底僧訶（華言師子忍），俱善薩婆多部。法師因停一年，就讀「毗婆沙」、「順正理」等。

自此順恆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Campa）。

又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溫祇羅國 (Kanghara) 。

又自此東度恆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 (Punavardhana)，已達南印度境，一路尋禮聖跡，不及細敘。

自此東南行九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Karnasvatana)，始入東印度境。

從此東南至三摩怛吐國 (Samatata)，濱近大海，氣序和暢。寺院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上座部義。

從此東北海濱山谷間，有室利差怛羅國。次東南海隅有迦摩浪伽國。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當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 (華言林邑)。次西有閻摩羅洲國。凡此六國，山海深遠，法師雖未入其境。而風俗人情，約略可知。

自三摩怛吐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 (Tamiliti)，居近海隅，寺院十餘所，僧衆千餘人。

法師時口海中有僧迦羅國 (Sinhala) 華言執師子，今錫蘭島。有深明上座部三藏及

解瑜伽論者，但須涉海路七百餘里方可到達。正擬往游，適逢南印度僧，因勸：「往師子國不須水路，海中多有惡風颳又波濤等危險。若從南印度東南角水路行，三日可達。雖亦跋涉山川，要較商路爲安穩，並得參觀烏茶等國聖跡」。法師卽西南行，向烏茶國（Dio）進發。烏茶東南臨大海，有折利怛維城（華言發行），卽入海商人及遠方客旅往來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里。每當夜靜無雲之時，遙望彼國佛牙塔上寶珠，光明晶瑩，有似空中星燭，殊覺壯美。

自此西南行一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Kongra）從西南行大荒林一千四五百里至羯餒伽國（Kalinga 南印度今麻打拉薩地方）。

自此西北行一千八百餘里，至南橋薩羅國（Kosala），復入中印度境。寺院百所，僧徒萬人。城南不遠，有故寺，爲龍猛（舊譯龍樹）菩薩卓錫之處。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難，造門求見，門司爲通報，龍猛素知其名，遂盛一滿鉢水，令弟子持出示之。提見水，默然投針。弟子還報，龍猛大喜道：「水之澄滿以方我德；彼來投針，遂

窮其底。若此人者，方可與論道談玄」。卽令引入，言下相得，因傳其學云。其國有婆羅門善解因明，法師就停月餘日，讀陳那菩薩的「集量論」。

從此而南，大林中東南行九百餘里，又入南印度境內案達羅國（Andhra）。城側西南二十餘里有孤山，上有塔，是陳那菩薩於此作因明論處。

從此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Thana-ketaka）。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華言東山）僧寺，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華言西山）僧寺，係此國先王爲佛建立者，仿大夏之規式，極林泉之秀麗。相傳天神保護聖賢游居，佛涅槃後千年之內，每有千凡僧問來安居，皆得證阿羅漢，凌虛而去，今已荒廢。城南不遠，有大石山，是清辯論師往阿素洛宮侍慈氏菩薩巡成佛擬決疑處。

法師在彼國內逢二僧：一名蘇部底，一名蘇利耶，善解大衆部義。法師因就信數月，學大衆部「根本阿毗達磨」等論，彼等亦依法師學大乘諸論，遂結志同行，巡禮聖跡。

自此西行一千餘里，至珠利耶國（Cholisa）。城西有故寺，相傳提婆菩薩與此寺上阿羅漢論議，至第七轉已去，羅漢不能對答，乃竊運神通往覩史多宮問慈氏菩薩，菩薩詳爲解釋；羅漢既還，復解前難，提婆直說此是慈氏菩薩義，恐非仁者自智所得。羅漢慚服，避席禮謝云云。

從此南經大林，行一千五百里，至達羅毗荼國（Devinda），都城號建志補羅，卽護法菩薩本生之處。菩薩原係大臣之子，早歲出家，遠離愛染，爾後專精正法，遂能究通諸部，閑於著述，乃造「聲明雜論」二萬五千頌，又釋「廣百論」、「唯識論」及「因明」數十部，並盛宣行。建志城卽印度南海的口岸，向僧伽羅國水路三日可達。法師正要動身，適值彼國國王薨逝，國內饑亂，有大德名菩提迷祇濕伐羅（華言覺自在雲）阿跋耶鄧瑟晰羅（華言無畏牙），如是等三百餘僧來投印度，到達志城。法師與相見訖，問衆僧道：「聞貴國大德等解上座部三藏及瑜伽論，今欲往貴國參學，師等因何而來？」衆僧回答道：「我國王死，人庶饑荒，無可依仗；聞瞻部洲豐樂安穩，是佛生

處，尤饒聖跡，故投奔而來。又國中知法之人，無逾我輩，長老有疑，請隨意相問。法師引「瑜伽」要文大節處相叩，亦未見超出戒賢的理解。遂中止前往。

城南三千餘里，聞有秣羅矩吒國（*Malavata*），既居海側，極豐異寶。又聞東北海畔有城，自城東南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其國周圍七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人戶殷稠。穀稼滋實，黑小急暴，爲其形性。國本寶渚，多有珍奇，商人來往不絕。其國先無佛法，如來涅槃後一百年中，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厭捨欲愛，獲四沙門果，乘空往來，游化此國，顯讚佛教，發示神通。國人信慕，因建立寺院，迄今有百餘所，僧徒萬人，遵行大乘及上座部教。國東南隅有駿迦山，如來昔於此山說駿迦經（舊譯楞伽）。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人短小，長三尺餘，人身烏喙，無稼穡，唯食椰子。其國海浪遼闊，身不能至，法師聞諸鄰近，約略知之。

於是偕師子國僧七十餘人，自達羅毗荼折而西北歸，觀禮聖跡。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KonkanaPara*）。城側寺院有精舍，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數

有光瑞。城北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葉長色潤，諸國摘以抄經，最爲名貴。

從此西北經大林暴獸之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刺陀國（Maharashtra）。其俗輕死重節，王爲刹帝利種，好武尙戰，常養勇士數千人，暴衆數百，臨將對陣，又多飲酒，量其欲醉，然後麾旗，以此奮衝，未有不潰，特茲慢傲，莫顧鄰敵。戒日王自謂智略宏遠，軍帥強盛，親臨征伐，亦不能摧制云。

自此西北行千餘里。渡耐秣陀河（Narmada）。至跋祿羯咕婆國（Bharukacchapa）。從此西北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Malava卽南羅羅國）。風俗善美，崇愛藝業。五印度中惟西南摩臘婆，東北摩揭陀二國，稱爲好學尙賢，善言談，有風韻。

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訶釐國（Adal），土出胡椒樹，樹葉似蜀椒；又出薰陸香樹，葉似棠梨。自此西北行三百里至契吒國（Kcheta）；自此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Valahi卽北羅羅國）。如來在日屢游此國，無憂王隨佛至處皆有表記。

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Anandapura），入西印度境。又西北行五

百餘里至蘇刺怛國 (Surastra)。自此東北行八百里至巽折羅國 (Gurjara)。又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 (Ujjayani)，復入南印度境。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榔枳陀國 (Jihoti)。又折而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伏羅補羅國 (Mahesvarapura)，復入中印度境，遂還巽折羅國。

自此西行至阿點婆翅羅國 (Adhyavakila)；又西行二千餘里至狼揭羅國 (Tangala) 入西印度的極西境。臨近大海，爲向西女國的孔道，自此西北至波斯國，非復印度境界。聞其地多珠寶大錦細褐羊馬駱駝等名產。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秣城，西北接拂憐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都是女人無男子，多珍貨；附屬拂憐，拂憐王歲遣丈夫來配，其俗產男，例皆不舉。

又從狼揭羅國東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勞羅國 (Datastia)，中有塔，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中有舍利數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爲國王害處。

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耨茶國 (Avanai)。從此又東行七百餘里，至信度國

(Siala)。其地出金銀銅鈳，牛羊駱駝，赤鹽白鹽黑鹽等，餘處取以爲藥。

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 (Mūlāsthaipura)。又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羅國 (Pārvatāra)，此爲北印度境，與迦濕彌羅國接壤。其國有二三大德並學業可遵，法師因停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毗達磨」及「攝正法論」、「成實論」等。

法師巡禮諸邦，徧歷印度東南西諸部凡數十國，參謁名師，虛心請益。至是還歸那爛陀寺，時當貞觀十六年（公元六四二），法師年已四十七。參禮正法藏訖，聞寺西不遠有低羅擇迦寺，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羅，本縛羅鉢底國人，於薩婆多部（卽一切有部）出家，善自宗三藏及聲明因明等，法師就停兩月，諮決所疑。

從此復往仗林山居士勝軍論師所。勝軍本爲蘇刺佗國人，係刹帝利種，幼而好學，先從賢愛論師學「因明」；又從安慧菩薩學「聲明」大小乘論；又從戒賢法師學「瑜伽論」；乃至外籍羣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無不究覽根源，窮盡枝

業。既學該內外，德爲時尊，摩揭陀主滿胃王欽賢重士，聞風喜悅，發使邀請，立爲國師，封以二十大邑，論師不受。滿胃崩後，戒日王又請爲師，封以烏荼國八十大邑，論師亦辭不受；再三固請，亦皆固辭，因向國王訴說道：「勝軍聞受人之祿，憂人之事，今方救生死繫纒之急，豈有暇而知王務哉？」說罷長揖而出，王不能留。自是每依仗林山養徒教授，道俗宗歸者，常逾數百人。法師從學，首尾二年，學「唯識抉擇論」、「意義理論」、「成無畏論」、「不住涅槃論」、「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並問瑜伽因明等疑義。課程完畢，是夜忽夢見那爛陀寺房院荒穢，並繫水牛，無復僧侶，法師從幼日王院西門入，見第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貌端嚴，光明滿室，內心歡喜，欲登上無由用力，乃請垂引接，金人說道：「我乃曼殊室利（舊譯文殊）菩薩，以汝緣業，未可上來」。因指寺外說：「你看！你看！」法師尋指而望，遙見寺外火光熊熊，村邑都爲灰燼。金人又說：「汝可早歸，此間十年之後，戒日王當崩，印度荒亂，惡人相害，日後汝自知之！」言罷忽然不見。法師醒來，怪歎久之，因白勝軍，勝軍說道：「三界

無安，或當如是；既有勸告，願仁者自決行止」。於是法師收拾一切，還歸那爛陀寺。後至永徽末年（六五〇——六五五），戒日王果崩，印度饑荒，一如所告。

三 降伏外道

法師巡禮諸邦，徧參古德，離開那爛陀寺，忽忽數年。此次歸寺，戒賢即遣法師爲衆講「攝大乘論」、「唯識決擇論」。先是大德師子光已爲大衆講「中」「百」論，並述其破瑜伽諸要義。法師妙閑中百，又善瑜伽，以爲聖人立教，各隨一意，不相違妨；後人不能會通，竟謂乖反，此乃末流傳授之失，並非大法有何欠缺？法師憐其心量局狹，數往徵詰，師子光無以解答，於是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

法師又以中百論旨惟破「遍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師子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無所得，遂謂瑜伽所立圓成實等，亦皆須排遣，所以不滿之情，每形於言。法師爲和會二宗所言，使不相違背，乃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

及大衆，無不稱善，並共宣行。師子光慚服，遂出居菩提寺，別命東印度一同學名旃陀羅僧訶，來相論難，冀解前恥。但此人既到，一見法師，懼其法威，竟默然不敢發言，法師譽由是益隆。

初，師子光未離那爛陀寺，戒日王曾於寺側造鑰鈔精舍，高逾十丈，遐邇周知。王後親征恭御陀國，行次烏荼國，彼國僧人皆學小乘，不信大乘，譏爲空華外道，非佛所說。既見戒日王，因諷說道：「聞王於那爛陀寺側作鑰鈔精舍，十分壯偉；何不於迦波釐外道寺側建造，偏偏造向那兒？」王道：「這話說得太過了！」小乘僧答道：「然則，那爛陀寺空華外道與迦波釐，又有何軒輊可言？」先是，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名般若稱多，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諸小乘師悉皆歡喜。因將其著作呈示戒日王，說道：「我宗如是，豈有大乘人能難破一字的？」王道：「弟子嘗聞狐狸行於鱉鼠之羣，自吹比獅子雄猛；及見到獅子，就魂飛魄散，入地無門。師等只因未見大乘諸德，所以固守愚宗，若將來有緣一見，正恐與狐狸之逢獅子無異！」諸小乘僧不服，

說道：「王若有疑，何不召集兩派，對決是非？」王道：「這有何難！」即日發使修書，上那爛陀寺正法藏戒賢法師，略道：

「弟子行次烏荼，見小乘師恃憑小見，製論誹謗大乘，詞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張鱗，共師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德，並才慧有餘，學無不悉，輒以許之，謹令奉報，願差大德四人，善自他宗，學兼內外者，赴烏荼國行從所！」

法藏得書，集衆商討，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法師四人，往應王命。海慧等三人皆大憂慮，未敢前往。法師即說：「小乘諸部三藏，玄奘在本國及入迦濕彌羅已來，都已學徧，具悉底蘊；彼欲舉其教旨，來破大乘義，終無是處。奘雖學淺智微，當之必了。願諸大德勿必煩憂，如果有失，自是支那國僧事，與諸大德無關」。諸人大喜。後戒日王復有書來，說「前請大德，未須即發，待後進止」。

此時復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寫了四十條要義，懸於寺門，並且寫道：「若有難破一條者，甘願斬首相謝！」經了數日，無人出應；法師見了，就遣房內淨人取出其義。

雷場撕破，且用足踐踏。婆羅門大怒，問道：「你是何人？」答道：「我是摩訶耶那提婆奴」。婆羅門亦素聞法師名，慚愧更不與較論。法師令喚入，將對戒賢法師，且請諸大德爲證，與共辨論。因開發道：「你們立論的宗本，不外諸家。如舖多外道、諸離繫外道、髻髮外道、殊微伽外道，四種形服不同；數論外道、勝論外道，二家立義有別。大抵舖多外道，多以灰塗體，用爲修行，有如寢適的貓狸，滿身艾白。離繫外道，則露質標奇，以拔髮爲功德，皮裂足皴，狀如臨河的枯樹。髻髮外道，則以骷髏爲華鬘，裝頭挂頸，陷枯碗磊，有如塚側的藥叉。微伽之流，披服糞衣，飲噉便穢，腥臊臭惡，譬如溷中的狂豕。你們以此爲至道，豈不愚蠢萬分！」

「又如數道外道，偏執成性，將宇宙萬有，立二十五諦義。從『自性』生『大』。從『大』生『我執』，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十一根』，此二十四諦並供奉於『我』，爲『我』所受用；除離外物，則『我』得清淨。勝論師則簡立六句義，謂『實』、『德』、『業』有同異性和合性，此六是『我』所受具，未解脫時，受用

前六；若得解脫與六相離，稱爲涅槃。二派我見如山，均未悟道，須知自性既常，應如我體，何能轉變作『大』等法？又所計『我』，其性若常，應如自性，不應是『我』。若如自性，其體非我，不應受用二十四諦。是則我非『能受』，二十四諦非是『所受』；既『能』『所』俱無，則諦義不立」。

如是往復數番。婆羅門默無所說，起而謝道：「我今服輸，任依前約！」法師道：「我曹釋子，終不害人，今役汝爲奴，隨我教命」。婆羅門歡喜敬從，即帶回法師房內伺候，聞者莫不稱慶。

是時法師正擬往烏茶破外道，以應戒日王的前命；乃訪得小乘所製「破大乘義」七百頌，法師尋省數度，發見幾處疑問，因向所伏婆羅門說道：「你可曾聽通此義？」答道：「曾經聽過五徧」。法師欲令其講解。他說：「我今爲奴，豈合爲尊師講解」。法師道：「這是他宗，我未曾見，你但說無妨」。他又說：「如其要講，請待夜深人靜，我獨自來；恐外人聽聞，說是從奴學得，有污尊名」。法師允可，於是夜間屏去諸人，

令講一徧，備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大乘義而破之，造一千六百頌，名「破惡見論」，呈正戒賢法師，並宣示徒衆，無不嗟賞。因向婆羅門道：「仁者論屈爲奴，於恥已足，今放仁者去，隨意所之」。婆羅門歡喜辭出，卽往東印度迦摩縷波國，向鳩摩羅王談法師德義，王聞甚悅，卽發使來請。

四 應赴法會

東印度鳩摩羅王使者至，奉書與戒賢，謂「弟子願見支那國大德，願師發遣，慰欽思」。戒賢得書宣告大衆：「鳩摩羅王似請玄奘，但此人擬差往戒日王所，與小乘論，今若赴彼，戒日處又如何應付？不如婉辭」。因與來使說：「支那僧意欲還國，不獲赴應土命」。使歸，王更遣來請，戒賢又不與遣；彼王大怒，更發別使奉書與戒賢法師，寫道：

「弟子凡夫，染習世樂，於佛法中未知邁向。今聞外國僧名，身心歡，

道身之分，師復不許其來，此乃欲令衆生長淪永夜，豈是大德紹隆遺法汲引物哉！不勝渴仰謹遣靈輿，若也不來，弟子則分是惡人。近者設賞迦王猶能壞法，毀菩提樹，帥弟弟子無此力耶？必當整理象車，雲萃於彼，踏那爛陀寺使碎如塵，此言如日，師好試看！

戒賢得書，向法師道：「彼王善心素薄，境內佛法不甚流行；自聞仁者名，似發深意，仁者或昇其宿世善友。出家以利物爲本，今正其時，譬如伐樹，但斷其根，枝條自殞。到彼能令王發心，則百姓從化；若違不赴命，恐有魔事，勿憚小勞，努力前去！」法師因辭戒賢與使俱去。到時，鳩摩羅王甚喜，率領羣臣迎拜讚歎，延請入宮，日陳音樂飲食華香，盡諸供養，請受齋戒。並廣破邪徒，答王佛功德問，造「三身論」三百頌。如是經月餘，遠邇聞慕。

戒日王討恭御陀國還，聞法師在鳩摩羅處，大驚道：「我先頻請不來，今何因在此？」因發使語鳩摩羅子，急送脂那僧來，鳩摩羅王答道：「我頭可得，脂那僧未可即

來！」使者還報，戒日王大怒，環顧侍臣道：「鳩摩羅王輕我！如何爲一僧發是粗語！」更遣使者責彼道：「汝言頭可得者，卽付使將來！」鳩摩羅王深懼言失，卽命嚴象車二萬乘，船三萬艘，共法師同發，泝恆河以赴王所，至羯朱唄祇羅國（Kajastha），遂卽參謁。鳩摩羅王將欲發引，先令人於恆河北營造行宮，是日渡河至宮，安置法師訖；自與諸臣參戒日王於河南。戒日王見來甚喜，且知其敬愛於法師，亦不責前失，但問：「脂那僧何在？」答道：「在某行宮」。王道：「何不同來？」答道：「大王欽賢愛道，豈可遣師來就？」戒日王道：「甚善甚善，王且回去，某明日自來」。鳩摩羅王還，向法師道：「王雖言明日來，恐今夜卽至，仍須候待！若來，師不須動」。法師道：「玄奘依佛法，理自如是」。

當天晚上初更時分，戒日王果然前來。有人報道：「河中有數千炬燭，照耀如同白晝，且有步鼓聲」。王道：「此是戒日王來」。卽敕侍從擊燭，自與諸臣遠迎。原來戒日王出行時，有一特別儀式，常備空鼓數百，一步一擊，號爲節步鼓，獨戒日王有此，

餘王不得僭同。王駕既至，頂禮法師足，散華瞻仰，以無量頌讚訖，恭向法師道：「弟子先時請師，何爲不來？」答道：「玄奘遠尋佛法，爲欲聞『瑜伽師地論』，當奉命時聽論未了，是以未遂參王」。王又問道：「師從脂那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德致此稱揚？」法師因爲陳述唐太宗英武聖明，並宣揚中華文化，戒日王聽罷大喜，因道：「弟子且還，明日迎師，願師不憚煩勞，惠然肯來！」於是辭去。

次日一早，王遣使來，法師偕鳩摩羅王同去。至戒日宮側，王與門師二十餘人，出迎入座，備陳珍膳，作樂散華供養訖，王先問道：「聞師近作『制惡見論』，現在何處？」法師答道：「隨帶在此」。王因索觀，觀畢甚悅，顧謂門師等道：「弟子聞日光既出，則螢燭奪明；天雷震耳，而鎚鑿絕響。師等所守諸宗，他皆破訖，試可救看」。諸僧面面相覷，無一敢言。王道：「師等上座提婆犀那，自云解冠羣英，學該衆哲，首與異見，常毀大乘，及聞客大德來，卽往吠舍釐禮觀聖跡託故逃避，故知師等無能」。

王有妹聰慧利根，善正量部義，坐於王後，聞法師論大乘宗塗奧曠，小教局淺，欣悅歎服，不能自己。戒日王亦悅服萬分，說道：「師論大好！弟子及此間諸師，並皆信伏；但恐餘國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欲於曲女城爲師作一會，命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外道等齊集，示以大乘微妙，絕其毀謗之心，顯師盛德，摧其傲慢！」卽日發敕，告知諸國及義解之徒，齊來集會曲女城，一瞻脂那國法師的議論風采。

法師自冬初共王逆河而進，至臘月方到會場。各方來會人士，計五印度中有十八國王到，諳知大小乘僧三千餘人到，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人到，那爛陀寺千餘僧到。這班賢德，都是博蘊文義，富瞻辯才，因爲欲聆法音，故不遠千里而來。象輿幢幡，雲興霞蔚，充塞數十里間，好不熱鬧。戒日王先期敕令營建草殿二座，擬安佛像及徒衆，比集會時，草殿已成。每殿高廣，可各坐千餘人。王行宮別在會場西五里，每日於宮中鑄金像一軀，裝一大象，上施寶帳，安佛其中。戒日王扮作帝釋形，手執白拂侍右，鳩摩羅王扮作梵王形，執寶蓋侍左，皆著天冠華鬘，垂纓佩玉。又裝二大象，載寶華逐佛

後，隨行隨散。復令法師及門師等，各乘大象次列王後；又以三百大象使諸國王大臣大德等乘象，麗於道側，稱讚而行。清早裝束，自行宮引回會所。至院門，各令下乘，捧佛入殿，置於寶座。王其法師以次供養；然後命十八國王入；諸國僧名稱最高文義最博者，使千餘人入；婆羅門外道有名行者，五百餘人入；諸國大臣等二百餘人入；此外道俗，各令於院門外部伍安置。王遣內外並設食，食訖，施佛金槃一，金碗七，金澡罐一，金錫杖一枚，金錢三千，上氎衣三千，法師及諸僧等施各有差。施訖，則設寶牀，請法師坐爲論主，稱揚大乘，敷說論旨；仍遣那爛陀寺沙門明賢法師，讀示大眾。別令寫一本懸會場門外，示一切人。若其間有一字無理，能難破者，請斬首相謝。如是至晚，無一人致言。戒日王歡喜，能會還宮，諸王諸僧各歸所止，次法師共鳩摩羅王，亦還自宮。

明早復來，迎像送引聚集如初。經五日，小乘外道見毀其宗，結恨欲爲謀害。王知，宣令道：「支那法師者，神宇冲曠，解行淵深，爲拔羣邪，來遊此國，顯揚大法，

汲引愚迷，妖妄之徒不知慚悔，謀爲不軌，翻起害心，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衆有一人傷觸法師者斬其首，毀罵者截其舌，其有欲申辭救義，不拘此限！」自是邪徒戢翼，緘口結舌，竟十八日無人發論。將散之夕，法師更稱揚大乘，讚佛功德，令無量人放棄露形塗灰的邪道，進入圓明寂靜的正見，離開我見如山的小乘。走入一真徧味的大乘。使六大師九十六外道，同證菩提，齊修慧業。戒日王益增崇重，禮敬愈隆。計施法師金錢一萬，銀錢三萬，上氎衣一百領；十八國王亦各施珍寶，法師一介不受。王命侍臣莊嚴一大象，施幢請法師乘坐；令貴臣陪衛，巡向大衆唱，表示支那大師以義服人，獨立不倚的精神。印度古法，凡辯論得勝都是如此。亦猶我國打擂臺，得勝者挂彩游行，以示優異。法師當時謙讓不允，戒日王道：「古來成法，事不可違」。於是振起法師袈裟，大聲徧唱道：「支那國法師立大乘義，破諸異見，自十八日來無敢論者。普宜知之！」諸衆歡喜，爲法師競立義名：

大乘衆號他爲 摩訶耶那提委（此云大乘天）；

小乘衆號他爲 木叉提婆（此云解脫天）。

燒香散華，禮敬而過。由是法師聲騰遠邇，名震五天。

法師先已辭別那爛陀寺諸大德，及取經像訖，罷論後，至十九日辭王欲還。戒日王說道：「弟子積集財寶於鉢羅耶伽兩河間，立大會場，五年一請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及貧窮孤獨，爲七十五日遮大施。已成五會，今又作第六會，何不暫看隨喜？」法師答道：「菩薩爲行，福慧雙修，智人得果，不忘其本。王尚不吝珍財，玄奘豈可辭少停住，請隨王去！」王甚喜。

至二十一日，發引向鉢羅耶伽國（Prayaga），就大施場。恆河在北，閻牟那河在南，俱從西北東流，至此國而會。二河合處西有大潭，周圍十四五里，平坦如鏡，自昔諸王皆就其地行施，因號施場。先是王敕去五印度沙門外道尼乾，貧窮孤獨，集施場受施。有因赴法師曲女城會不歸，便往施所的；十八國王亦便逐王行。比至會場，道俗到者五十餘萬人。

吉日良辰，戒日王與鳩摩羅王、船軍，跋比王從象軍，各整儀衛集會場所，十八國諸王以次陪列。

營。
初一日，於施場草殿內安佛像，布施上寶上衣及美饌，作樂散華，至日晚歸。

第二日，安「日天」像，施寶及衣，半於初日。

第三日，安「自在天」像，施如日天。

第四日起，施僧萬餘人，長屋百行俱坐；人施金錢百文，珠一枚。氈衣一具，及飲食香花供養訖而出。

第五番，施婆羅門，二十餘日方徧。

第六番，施外道，十日方徧。

第七番，施遠方求者，十日方徧。

第八番，施諸貧窮孤獨者，一月方徧。

至是，五年來所積府庫俱盡，唯留象馬兵營，擬作征暴亂，守護宗廟之用。自餘寶貨，及在身衣服、瓔珞、耳環、臂釧、寶鬘、頸珠、髻中明珠，總施無復子遺。一切施盡，乃從其妹索粗弊衣著，禮十方佛，踊躍歡喜。會訖，諸王各將諸寶錢物，贖回所施瓔珞、髻珠御服等，還將獻王，以示敬意。

這種辯論大會與無遮大會的偉大場面與普施精神，實爲印度國力旺盛佛教興隆時代的表現，法師既一一躬逢其盛，益增仰歎，而戒日王弘化之功，亦可見一斑了。

女

裝

一〇八

第六章 返國

一 歸途種種

貞觀十七年（公元六四三），法師年四十八歲。參與無遮大會罷，即欲辭別戒日王北歸，王說：「弟子方共師闡揚遺法，何遽卽歸？」如是留連復十餘日，鳩摩羅王亦殷勤勸留，說道：「師能住弟子處受供養，當爲師造一百寺。法師見諸王意不解，乃苦苦請求，謂路途遠，聞法難，諸賢思渴，不敢忘歸。且經言：「障人法者當代無眼」，若留玄奘，則令彼量行人，失知法之利，無眼之報，豈不懼怕？戒日王因說：「弟子慕重師德，願常瞻奉，既損多人之益，實懼於懷，任師去住可也！但不知師從何道而歸？」法師答道：「玄奘從支那國來，至西界有國名高昌，其王明容樂法，見玄奘來此訪道，深生隨喜，資給豐厚，願玄奘還日相過，情不能違，今者還從北路回國」。王道：「師須幾許資糧？」法師答以「無甚須要」。王道：「何得如是」。於是施奉金

錢等物，鳩摩羅王亦施衆珍，法師並皆不受；唯受王所施象，及鳩摩羅王所施的芻刺簾帳，預備塗中防雨。於是告別。王及諸衆，餞數十里而歸，將分之際，嗚咽各不能已。

法師先將經像等附北印度王烏地多軍，乘鞍漸進。後戒日王更附烏地王大象一頭，金錢三千，銀錢一萬，供法師行費。別了三日，王更與鳩摩羅王，跋叱王等各將輕騎數百，遠來送別，依依不舍。仍遣摩訶怛羅（卽開散達官）四人，王以素氈作書，紅泥封印，使達官奉書送法師，所經諸國，令發乘遞送，直至一境爲止。

法師等自發鉢羅伽國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到橋賞彌國（Kosanti）。城南有劬師羅長者施佛園處，禮聖跡訖，復與烏地多王西北行。一月餘日，經歷數國，重禮天梯聖跡。

復西北行至毗羅刪拏國（Viraṅga）都城。停兩月，逢師子光、師子月同學二人，正在開講「俱舍」、「攝論」、「唯識論」等，皆來迎候，甚歡。法師至，又爲開講「瑜

伽決擇」及「對法論」等，凡兩月講畢，辭歸。

復西北行一月餘日，經數國至闍闍達國（*Jalandhara*），卽北印度王都，復停一月。烏地王遣人引送西行二十餘日，至僧訶補羅國，時有百餘僧皆北人，賫經像等依法師而還。如此復於山澗中行二十餘日，其處多賊，法師恐相劫掠，常遣一僧打前行，若遇盜賊，教說遠來求法，今所賫持，並屬經像舍利，願檀越擁護，無起異心。法師率徒侶後進，屢逢賊羣，終亦無害。

如是二十餘日，行至咀叉尸羅國，重禮月光王捨千頭處，國東北五十餘里，卽迦濕鞞羅國，其王遣使迎請，法師因象行輜重不果去。停七日，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大河，河廣五六里，經像及同侶並坐船而進，法師乘象涉渡。當時法師並派遣一人在船看守經卷及印度特產奇花種子，將至中流，忽然風波亂起，搖動船身，幾瀕覆沒，守經者惶懼失措，墮入水中，待衆人打救出來，檢點經物，已失五十夾經本及花種等，其餘伴得保全。此時迦單試士先在烏督迦（*Udadhara*）聞法師至，親到河邊奉迎，問道：

「聞師河中失經，師可曾帶印度花果種帶來？」答道。「帶來」。王道：「波浪傾船，事由於此，自古以來，凡欲帶花種渡河者，都遭此厄」。因其法師還城，寄一寺中，停五十餘日，爲補全遺失經本，更遣人往烏仗那國抄寫「迦葉臂耶部」三藏。迦濕彌王聞法師漸近，亦忘路遠，親來參拜，累日方歸。

法師與迦畢試王相隨西北行，一月餘日，至藍波國境。王太子先去敕都人及衆僧莊辦幢幡出城迎候，王與法師徐徐行進。比至，道僧數千人幢幡甚盛，衆見法師歡喜禮拜訖，前後圍繞讚詠而進。至都，停一大乘寺，時王亦爲七十五日無遮大施。

從此正南行十五日，往伐刺拏國 (Vatasa) 禮聖跡。又西北往阿薄健國 (Avakan) 。又西北往漕矩吒國 (Catura) 。又北行五百餘里至佛栗氏薩儻那國 (Vajirasthana) 。從此東出至迦畢試國境。王又爲七日大施訖，法師辭發，東北行數里，至瞿盧薩謗城，別王北行。王遣一大臣將百餘人送法師度雪山，負芻草糧食資給。行七日，至大山頂，其山疊嶂危峯，參差萬狀，或平或聳，形勢各異，自是不得乘馬，策杖而前。復經

七日至一高嶺，嶺下有村，可有百餘人家，養羊畜，羊大如驢。是日宿於村中，至夜半發，仍令村人乘山駢引路。其地多雪澗凌溪，若不憑鄉人引導，交恐淪墮，日暮始渡過凌險。此時祇剩七僧及雇人等二十餘，象一頭，驢十頭，馬四匹。明日到嶺底，尋盤道復登一嶺，望之如雪，及至，原來都是白石，此嶺最高，雖雲結雪飛，莫至其表。是日將昏，方到山頂，而寒風凜冽，徒侶中無一人能直走。山上全無卉木，積石攢峯，岌然有如一林春筍。此處既山高風急，飛鳥亦不得度，須向嶺南嶺北各行數百步外，方得舒其六翮。徧尋贍部洲中嶺岳之高，恐無過此者。法師從西北十數里有少平地，施帳臥宿，明旦乃進。經五六日下山至安恒羅縛婆國 (Andhra)；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餘里至闕悉多國 (Khosita)，一國皆觀貨羅故地。復西北山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Kunluz) 居縛芻河側，係觀貨羅東界，都城在河南岸，因見葉護可汗孫，王親貨羅，自稱葉護。至衙停一月，葉護遣人護送，共商侶東行二日至嘗健國 (Murgan) 其旁又有阿利尼國、曷羅胡國、訖栗瑟摩國、鉢利曷國，皆觀貨羅故地。自嘗健復東行入山

三百餘里，至呬摩怛羅國（*Hintala*），亦都貨羅故地，風俗與突厥大同。自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剌那國，亦覩貨羅故地，因寒雪停月餘日。

從此入葱嶺，東南山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Yangan*）。又東南屢危躡險行三百餘里至屈浪拏國（*Kurona*），又東北山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Dharmasthit*）亦名護密。國在兩山間，臨縛芻河，出善馬，形小而健。俗無禮義，性暴形陋，眼多碧綠，異於諸國。國都爲昏馱多城。從此國大山北至尸栗尼國，又越達摩悉鐵帝國至商彌國。復東山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卽今帕米爾），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在兩雪山間，又當葱嶺之中，風雲飄飛，春夏不止，地氣寒冽，卉木稀少，境域蕭條，無復人跡。中有大池，東南三百里，南北五十餘里處贍部洲中，地勢高隆，水天茫茫，目不能極，水族潛居，喧聒萬狀，宛若百工之肆。復有諸鳥，形高丈餘，鳥卵如甕，舊稱條支巨鷲，或卽此物。池西分出一河，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赴海；以右諸水，亦皆同會。池東分一大河，東至佉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赴海，

以左諸水，亦並同會。川南山外有鉢露羅國，地多金銀，金色如火。又此地南北，與阿耨池相當。

從此川東去，登危履雪，行五百餘里至攝盤陀國（Gorhanl）。城依峻嶺，北背徙多河，其河東入海。曠澤漭流地下，出積石山，爲此國河源。其王聰慧，建國相承，多歷年所。故官有故尊者童壽論師寺。尊者爲怛叉始羅國人，神悟英秀，日誦三萬二千言。雅閑著述，是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壽。號爲四日，能照有情之惑。故此國先王開尊者名，親伐其國，迎而供養。法師在此，計停二十餘日。

復東北行五日，忽遇羣賊，商侶驚怖登山，大象被逐溺水死。賊過後，與商人漸進東下，冒履寒嶮，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嚩國（Uda）。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佉沙國（Kasara，應稱_■勒，係其城號）。又東南行五百餘里渡徙多河，踰大嶺，至斫句迦國（Kardik，舊稱沮渠），此國多大乘經典，十萬頌一部者凡數十部。

從此東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Mustara，華言地乳，舊稱于闐），地多白玉碧

王，氣序和調，俗知好學，文字遠紹印度。法師入境，至勃伽夷城。停七日，于闐王聞法師蒞境，躬來迎謁。後日發引，王先還都，留兒侍奉，行二日，王又遣達官來迎，離城四十里宿，明日，王與道俗將音樂香華接於路左。既至，延請入城，安置於小乘薩婆多寺。法師前因渡河失經，到此後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訪求經本，乃爲于闐王留連，未獲卽還，因修表使高昌小皇逐商伴入朝，陳述本人前往婆羅門國求法，歷覽周游一十七載，今已從鉢羅耶伽國經迦畢試境，越葱嶺，渡波謎羅川歸還，達於于闐。爲所將大象溺死，經本衆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待命。

其間又爲于闐諸僧講「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論」，晝夜四論輪講，王與道俗歸依聽受，日有千數人，時間經七八月。使還，蒙恩敕降使迎勞，略云：

「聞師歸道殊域，今得還，歡喜無量，可卽速來與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義者，亦任將來，朕已敕于闐等道使諸國送師，人力安乘應亦少乏，令敦煌官司於流沙迎接，善對於沮洳迎接」。

一 法師 敕，即日進發，于闐王資餼甚厚。自發都三百餘里，東至媲摩城（今克里雅）；復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泥壤城。又從此東入流沙，行四百餘里至觀貨羅故國。又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Chandana*）即沮洳地。又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Zirpa*），即樓蘭地。因展轉達於大唐國境，既得鞍乘，遂放于闐使人及駝馬還，有敕酬其勞，皆不受而去。

既至沙州，又附表上聞。時唐太宗因欲親征高句麗，正住在洛陽行宮，得知法師漸近，因敕西京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使有司迎待。法師聞帝欲問罪遼濱，恐稽罪不及，乃倍途而進，止於漕上。當時官司不知迎接威儀，未暇陳設，而聞者自然奔湊，人山人海，爭欲一仰法師丰采以爲榮。

二 入京盛況

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春正月二十四日，法師一行歸至長安；計周游西土，先

後凡十七年，學成歸國，忽已五十歲了。

房玄齡等聞法師齋經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將軍侯莫陳實，雍州司馬李叔慎，長安縣令李乾祐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驛上，隨從甚衆。

是日，有司頒告諸寺，具帳輿華幡等，擬送經像於弘福寺，萬衆歡騰，各競莊嚴。翌日，大會於朱雀街之南。帳輿華幡，大小凡數百件，部伍陳列，即以安置法師在西域所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留影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痾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有五寸。擬攝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下降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刻檀像等。

又安置法師在西域所得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土座部經律論

一十四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明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匹馱負而至。是日，所司又普頒諸寺，限明二十八日旦，並集朱雀街擬迎新至經像於弘福寺。於是人增勇銳，各競莊嚴，旛帳幢蓋，寶案寶輿，窮諸麗好，僧尼等整服隨之。前奏雅梵，後列薰爐，珠珮流音，金華散彩。自朱雀街內，至弘福寺門前，數十里間，都人士子內外官僚，列道兩旁，瞻仰而立，烟雲讚響，處處連合。時人謂昔日如來創降迦毗，彌勒初昇觀史；龍神供養，天衆圍繞，當日盛況，差可比擬。

二月，法師赴洛，謁唐太宗於洛陽宮。越日，復見於儀鸞殿，帝迎慰甚厚。既而坐定，帝道：「師去何不相報？」法師起謝道：「玄奘當去之時，已再三表奏，但誠願微淺，不蒙允許，乃輒私行，專擅之罪，實深慚懼」。帝道：「師出家與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尚，亦不煩爲愧。但念彼山川阻遠，方俗異心，頗以師能達

彼爲異」。法師對道：「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商，聖威鎮葱山之外，所以戒夷君長每見飛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斂身起敬；況玄奘圓首方足，親承育化。仰仗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帝道：「此自是師長者之言，朕何敢當！」因廣問途中所見，自雪嶺已西印度之境，山川氣象，物產風俗，八王故跡，四佛遺蹤，以及昔時張騫所未曾到過，班固漢書所未及記載的，法師既親遊其地，觀光名邑，耳聞自治，記憶無遺，隨問隨答，皆有條理。帝大喜悅，顧謂侍臣道：「首存堅稱釋道安爲神器，舉朝尊敬；朕今觀法師詞論典雅，風節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遠」。時趙國公長孫無忌在座，對道：「誠如聖旨，臣嘗讀三十國春秋，見敘安事，實高行博物之僧；但彼時佛法初來，經論未多，雖有鑽研，蓋其條葉，比之法師的躬窺淨域，討衆妙之源，究涅槃之跡，也就不多了」。帝道：「公言其是」。又謂法師道：「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詳其原委，師既親見親聞，宜修一書，以傳於後」。法師當卽應允（卽後來撰呈的大唐西域記，至今猶爲東西學者所珍視）。帝又

察法師有宰輔之才，因勸罷道還俗，襄理政務。法師謝道：「玄奘少踐緇門，未聞孔教。今遣從俗，恐反無功，願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如是固辭乃止。時帝將問罪遼濱，天下兵馬已會於洛，軍事忙迫，既見法師，交談契機，遂至知日暮，且奘匆匆言猶未盡意；欲共法師東行觀俗，便於論道，法師辭謝而止。因又奏道：「玄奘從西域所得梵本六百餘部，一言未譯；今知嵩山之南，少室之北，有少林寺，是後魏孝文帝所造，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譯經處，玄奘願爲國就彼翻譯，伏聽敕旨」。帝道：「不須在山翻譯，自師西方去後，朕奉爲穆太后於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禪院，十分虛靜，師可就此翻譯。停憩三五日，可還京就弘福寺安置，諸有所須，一共玄齡平章」。法師大喜逾望，稽首稱謝而出。

文

裝

三三三

第七章 譯經

一 譯場組織

法師自奉旨譯經，即於三月一日，自洛陽還歸長安。入居弘福寺，着手準備大量的翻譯，並徵選各方大德襄助。乃條疏所須譯義、綴文、筆受、書手等人數，以申請留守司空梁國公房玄齡，玄齡遣所司具狀發使定州啓奏，令旨依所須供給，務使周備。

是年夏，證義大德諳解大小乘經論爲時輩所推重的，有十二人，同日而至，卽：

京師弘福寺沙門靈潤

京師弘福寺沙門文備

京師羅漢寺沙門慧貴

京師實際寺沙門明琰

京師寶昌寺沙門法祥

京師靜法寺沙門普慶

京師法海寺沙門神昉

廓州法講寺沙門道深

汴州演覺寺沙門玄忠

蒲州普救寺沙門神泰

綿州振音寺沙門敬明

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

等（高僧傳別有沙門慧明）；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卽：

京師普光寺沙門栖玄

京師弘福寺沙門明濬

京師會昌寺沙門辯機

終南山豐德寺沙門道宣

蒲州福聚寺沙門靜萬

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

蒲州棲巖寺沙門道卓

幽州照仁寺沙門慧立

洛州天宮寺沙門玄則

等（高僧傳別有沙門智證）；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卽

京師大總持寺沙門玄應；

又有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至，卽

京師大興善寺沙門玄暮；

自餘筆受、書手，所司供料等並至。譯事組織之大，人才之盛，不但空前，可謂絕後。

五月，法師乃手操貝葉，開演梵文，創譯「大菩薩藏經」十二卷，「佛地經」、

「六門陀羅尼經」各一卷，「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其翻「六門經」，當日卽了；「佛

地經」至四日了；「菩薩藏經」、「顯揚論」等，至歲暮方譯畢。

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春正月甲子，又譯「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十六卷，至二月訖。又開始譯「瑜伽師地論」。

二 新經賜序

秋七月，法師表進新譯經論現已完成者五部。又前在洛陽奉見日，帝曾敕修大唐西域記，至是亦成。進表略道：「所聞所履，百有二十八國。竊以章允之所踐藉，空陳廣表；夸父之所凌厲，無述土風。班超侯而未遠，張騫望而非博。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及大千之疆，頗窮葱外之境，皆存實錄，匪敢彫華。謹具編裁，稱爲大唐西域記，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望班之右筆，飾以左言，掩博物於晉臣，廣九丘於皇代。但玄奘資識淺短，遺漏實多，兼拙於筆語，恐無足觀覽」。

表至，帝親自批答，謂「當自披覽」。又敕令翻老子爲梵文，以餉印度學者；法師

陳其不便，遜謝而止。法師又屢請帝爲撰賜經題，帝初辭以「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爲經題，非己所聞」。一再請求，始允。

二十一年（公元六四七）在弘福寺譯「解深密經」五卷，「因明入正理論」、「大乘五蘊論」各一卷。

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春，駕幸玉華宮。夏五月，翻「瑜伽師地論」成，凡一百卷。六月，應詔謁帝於玉華宮，相見甚歡。帝以法師學業該贍，儀韻淹深，每思逗勸歸俗，共謀朝政，前在洛陽宮奉見之際，已親論之；至是又欲法師「脫須菩提之染服，挂維摩詰之素衣，昇絃路以陳謨，坐槐庭而論道」。法師爲述古今治理得失，並謂帝上智至仁，承天弘治，聖心聖化，無假於人，仍以「守戒緇門，闡揚遺法」爲願，臨機酬答，大得帝心。因謂法師道：「旣欲敷揚妙道，亦不違高志，可努力，今日以後，亦當助師弘道」。又問法師，近翻何經論，答近翻「瑜伽師地論」訖，因爲講述瑜伽大義，帝甚悅服，乃遣使向京取「瑜加論」，親加詳覽，並敕所司簡祕書省書手，寫新翻經論

爲九本，與雍、洛、并、兗、相、荆、揚、涼、益等九州，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

帝前許法師作新經序，國務繁劇，未及措意，至是重懇，方爲染翰，少頃而成。卽世所豔稱的大唐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御筆手寫，帝陞慶福殿，賜法師坐，使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所製序朗向羣僚宣讀道：

「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思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

「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唐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亂。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

「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群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迴去，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塗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驚峯，瞻仰仰

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

「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交，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篋，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慈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唯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淶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成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此文於象教東來之旨，法師西邁之勤，霞煥錦舒，極褒揚之致。同時，皇太子亦爲撰述聖記，並製菩薩藏經後序。法師皆上表一一陳謝。

自二聖序文出後，王公百官，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音，內外揄揚，歸依的

人風起雲湧。時弘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等，請鑄二序於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勒於碑石，至今傳爲名帖。

三 入慈恩寺

冬十月，隨帝還京，住弘法院。晝則帝留談說，夜乃還院翻經。除應帝前請，爲翻「能斷金剛般若經」一卷，以補舊譯之遺漏外；更譯無性菩薩所釋「攝大乘論」、世親所釋「攝大乘論」各十卷，「緣起聖道經」、「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論」各一卷。

十一月，皇太子爲紀念其亡母文德聖皇后，營大慈恩寺，漸向畢功，輪奐將成，僧徒尙闕。宣令：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臨行道。別造翻經院，令法師移就翻譯，仍綱維寺任。

十二月，又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將九部樂，萬年令宋行質、長安令裴方產，各率縣內樂隊，及諸寺幢帳，並使務極莊嚴，晨集安福門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所有法

物，一齊陳列於通衢。計錦綵軒檻，魚龍幢戲凡一千五百餘乘，帳蓋三百餘爭。先是內府出繡畫等像二百餘軀，金銀像兩軀，金縷綾羅旛五百口，宿於弘福寺，并法師西國所將經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寺引出安置於帳座及諸車上，依列而進。又於像前兩邊各麗大車，車上豎長竿懸旛，旛後布師子神王等爲前引儀。又莊寶車五十乘坐諸大德；次京城僧衆執持香華頌讚隨後；次文武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陪從，太常九部樂歸兩邊，二縣樂隊繼其後，鑼旛鐘鼓，訇磕繽紛，眩目浮空，震耀都邑，望之極目，不知其前後，皇太子敕領東宮兵千餘人充手力，遣御史大夫李乾祐爲大使，自弘福寺迎法師。帝攜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樓執香爐日而送之，甚悅，衢路觀者數億萬人。經像至寺門，敕趙公英公中書諸令執香爐引入，安置殿內，奏九部樂破陣舞及諸戲於庭訖而還。

次日將欲度僧，皇太子與仗衛出宿故宅，後日清旦，從寺南列羽儀而來至門，下乘步入，百僚陪從禮佛已，引五十大德相見，陳造寺因緣，發言歸咽，酸感旁人，侍臣及僧無不哽泣。說罷昇殿東閣，令少詹事張行成宣恩，宥降京城見禁囚徒，然後剃髮剃

齋，及賜王公已下束帛訖，屏人下閣禮脚，與妃等巡歷廊宇，至法師房，製五言詩貼於戶外，詩云：

停軒觀福殿 遊目眺皇畿

法輪含日轉 華蓋接雲飛

翠烟香綺閣 丹霞光寶衣

旛虹遙合彩 定水迴分暉

蕭然登十地 自得會三歸

觀罷還宮。是時緇素歡欣，更相慶慰，都說玄風重扇，遺法再隆，近古以來，得未曾有。當日有敕，召法師還北闕晤見，敬禮之隆，概可想見。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六四九）夏四月，帝駕幸翠微宮，皇太子及法師並陪從。既至，處理軍國大事外，唯談玄論道，問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迹，皆引經酬對，帝深信納，數攘袂歎道：「朕具帥相逢晚，不得慮與佛事爲恨！」帝發京時，禮已違和，

至五月己巳，微覺頭痛，因留法師宿宮中。庚午，帝留於含風殿，祕不宣布，還京始發喪，殯於太極殿。是日宣太子卽皇帝位於梓宮之側，是爲高宗，踰年改元永徽。

永徽元年（公元六五〇）法師年五十五。還慈恩寺後，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課程，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赴，過乙之後，方乃停筆，已復禮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並擬定明旦翻譯節目。每日齋罷至黃昏二時講新經論，諸州聽學僧等恆來決疑請義。既兼上座之任，僧事復來諮稟；入夜，寺內弟子百餘人咸來請益，盈廊溢廡，皆曲爲酬答；無一遺漏。雖衆務幅湊，而神氣綽然，無所擁滯。猶與諸德說西方聖賢立義諸部異端及少年在此周游講肆之事，高論劇談，竟無疲怠，日日如此，至暮年不衰。其精力之飽滿，足見一斑。古稱「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法師足以當之。宜爲繼往開來，創宗立派，成就千載的慧業，振起一代的宗風。

二年（公元六五一）正月，爲瀛洲刺史賈敦頤、蒲州刺史李道裕、穀州刺史杜倫、恆州刺史蕭銳等，授菩薩戒，並爲講說菩薩行法。是年譯「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十卷，「受持七佛名號所生功德經」七卷，「大乘成業論」一卷，「阿毗達磨俱舍論」三十卷。

三年（公元六五二）春三月，法師欲於寺端門之陽，造石塔，安置西域所將經像，免遭意外。敕用磚造，因就西院，仿西域制度，造五級塔，并相輪露盤，凡高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萬餘粒。上層以石爲室，南面有兩碑，載二聖三藏聖教記，其書卽尙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的手筆，極爲名貴。功程期內，法師親負簣畚，擔運磚石，首尾二周，功業始畢。塔修成後，又被邀請入宮，手詔飛白書，慰問有加。

夏五月，中印度國摩訶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等致書於法師。智光於大小乘及彼外書四韋陀五明論等，莫不洞達，卽戒賢法師門人之上首。慧天於小乘十八部該綜明練，亦彼方所推重，法師西游日常共切磋，爲其執守偏見，法師恆加詆訶，曲女城法集之時，又深折挫，彼亦愧伏。別後欽佇不忘，乃使同寺沙門法長將書，并贊讚頌及鬘兩端，揄

揚之意甚厚，書稱法師爲「摩訶支那國於無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叉阿遮利耶」。是年譯「順正理論」八十卷。

五年（公元六五四）春二月法長辭還，又索報書，法師肅答，並寄信物，其書錄奏後始付使人。二書原文附後，藉見法師文字之美，日亦中印權威學者學術史上一宗寶貴的文獻。是年譯「難提蜜多羅所說法經住記」一卷，「顯無邊佛土功德經」一卷，「陀羅尼」三種，共經三卷。

六年（公元六五五）夏五月，法師以正譯之餘，兼譯「因明正理門論」；又先於弘福寺譯「因明入正理論」，此二論各一卷。「理門論」出，當時道俗，頗與諍論。尙藥奉御呂才，據不完全的經論，斷章取義，作「因明註解立破義圖」，凡四十餘條，大肆攻擊。法師弟子屢與討論不決，最後奉敕遣羣公學士等往慈恩寺，請法師與呂公對定，呂公詞屈謝退，此亦當時一大公案。是年翻「瑜伽師地論釋」一卷。

顯慶元年（公元六五六）春正月，因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奏請大臣贊

助譯事，隨加潤色，並請製大慈恩寺碑文，高宗皆可其奏，親撰碑文，並爲手書。文采書法，比美二序，允爲法苑的至寶。

法師少時因聽習過勞，及往西方，步越凌山雪嶺，遂得冷病，發卽封心，屢經困苦，數年以來，全憑藥物防禦得定。夏間因熱追涼，遂動舊疾，幾乎不起。道俗憂懼，中書聞奏，敕道御醫等專看，所須藥物，皆令內送。北門使者並不時遣伺脈候，遞報消息。

病中，法師猶不忘建立僧伽制度，提高僧侶人格。蓋因貞觀十七年有敕：「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稱號，宜在佛先」。時普光寺大德法常、總持寺大德普應等數百人於朝堂陳諍，未蒙改正。法師還國來，已頻內奏，許有商量，未果而太宗崩。又永徽六年，先有敕道士僧等犯罪情難知者，可同俗法推勘，邊遠官人不閑敕意，事無大小，動行枷杖，虜辱爲甚。此二事，法師居恆引以爲憂，至是病益委頓，慮俱不起，乃附人陳前二事：於國非便，有「玄奘命垂日夕，恐不獲後言，謹附啓聞，伏枕惶懼」云云。敕贈

「所陳之事聞之，但佛道名位，先朝既分，事須平章。其同俗敕，卽遣停廢，節宜安意，強進湯藥」。法師病因漸痊，奉表詣闕陳謝。其力爭僧徒人格，自尊佛教地位，可謂佛界千古的功臣。

法師病愈，帝卽遣使迎入，安置於凝陰殿院的西閣供養，仍任從事翻譯，或經二旬三旬，方乃一出。是年譯「十一面神咒心經」一卷，自是創譯「大毗婆沙」。

四 重弘般若

顯慶二年（公元六五七）春二月，駕幸洛陽宮，法師亦陪從，并翻譯經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住積翠宮。四月，車駕避暑於明德宮，法師又陪從，住飛華殿。五月，敕法師還積翠宮，繼續翻譯。法師以前在京日，曾翻「發智論」三十卷及「大毗婆沙」未了，因表陳譯畢再及其他。其間抽暇，奏請還鄉改葬父母遺柩，以表孝思，俱蒙聖允，一應費用，並由公給。

秋九月，法師表請入少林寺翻譯，略謂：「玄奘少來頗得專精教義，唯於四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託慮禪門，澄心定水，制情猿之逸躁，繫意馬之奔馳，若不斂跡山中，不可成就」。帝覽表不許，並自報書，有云：「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哉來言，勿復陳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卽代」。法師奉敕，不敢更請，仍在積翠宮繼續譯事。是年續譯「大毗婆沙」，又譯「觀所緣緣論」一卷，又創譯「阿毗達磨發智論」。

三年（公元六五八）春正月，駕還西京，法師亦隨歸。秋七月，敕法師徙居西明寺。寺以元年秋八月造，至三年六月始成，壯麗爲諸寺冠，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寺，魏之永寧寺，亦有所不及。十三日於寺建齋度僧，命法師看度。十四日迎僧入寺，其威儀幢蓋音樂等，一如入慈恩寺時。是年續譯「大毗婆沙」及「發智論」，又譯「入阿毗達磨論」二卷。

中土向重般若，前代雖曾翻譯，究未周備，至是衆人更請重譯。法師以般若部帙浩繁，京師多務，又人命無常，恐難得了。乃請就玉華宮翻譯，天子允許。即以四年（公元六五九）冬十月，法師從京發向玉華宮，并與翻經大德及門徒等同去。供給諸事，一如京下。是年譯「大毗婆沙論」二百卷成，又譯「成唯識論」十卷，「法蘊足論」十二卷。

五年（公元六六〇）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般若經」，梵本總有二十萬頌，文既廣大，學徒每請刪略。法師將順衆意，如羅什所翻除繁去重。既覺不安，仍從廣譯，不刪隻字，一如梵本。佛說此經，凡在四處：一王舍城鷲峯山，二給孤獨園，三他化自在天王宮，四王舍城竹林精舍，總一十六會，合爲一部。但法師在西域得有三本，到此翻譯之時，文有疑錯，卽校三本以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筆，審慎之心，古無倫比。時殿側有雙柰樹，於非時數數開花，花皆六出，鮮榮紅白，非常可愛。衆方議爲般若再闡之徵，而法師則汲汲然恆慮無常，嘗謂衆僧道：「玄奘必當卒命於此寺。經部甚大，

每懼不終，人人努力加勤，恐辭勞苦！」是年續譯「發智論」二十卷成，「品類足論」十八卷。

龍朔元年（公元六六一），續譯「大般若經」，另譯「集異門足論」，「辨中邊論」三卷，「唯識二十論」「緣起經」各一卷。龍朔二年，續譯「集異門足論」又「異部宗輪論」一卷。龍朔三年，法師年已六十八歲，冬十月，「大般若經」始成，合爲六百卷。法師合掌歡喜，告徒衆道：「此經於此地有緣，玄奘來此玉華寺者，經之力也。向在京師，諸緣牽亂，豈有了時？今得完成，並是諸佛冥加，龍天擁祐。此乃鎮國之典，人天大寶，徒衆宜各踴躍欣慶」。中間續譯「集異門足論」二十卷成，又譯「身界足論」三卷，「五事毗婆沙論」二卷。至十一月，令弟子窺基奉表奏聞，並請御製大般若經序。十二月，事舍人馮義宣敕垂許。弘傳般若的大願，於焉告成。

法師翻「大般若」後，自覺身力衰竭，知無常將至，向門人宣示道：「吾來玉華，本緣般若，今經事既終，吾生涯亦盡」。門徒等都悽然含淚說道：「和尚氣力尚可，曾

顏不殊於舊，何因忽出此言？」法師道：「吾自知之，汝何由得解？」

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法師年六十九，春正月朔日，翻經大德及寺衆殷勤啓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見衆情專至，俯仰翻數行訖，便收梵本，停住告僧衆道：「此經部軸，與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辦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遠。今欲往蘭芝等谷禮辭俱胝佛像」。於是與門人同出，僧衆相顧，莫不潸然出涕！禮訖還寺，專精行道，遂絕翻譯。至九日暮間，於房後度渠，失足跌倒，脛上少許皮傷，因卽寢疾，呼吸漸促。至十七日，自知不起，因向寺主慧德說明前塵影事，因果不虛。並命嘉尚法師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五部，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錄造俱胝畫像彌勒像各一千幀；又造素像十俱胝，又寫「能斷」「般若」「藥師」「六門陀羅尼」等經各一千部，供養恭敬二田各萬餘人，燒百千燈，贖數萬生。錄畢，令嘉尚宣讀，聽能，合掌喜慶。至廿三日，設齋觀施，因從寺衆及翻經大德並門徒乞歡喜辭別。謂「玄奘此毒身深可厭患，所作事畢，不宜久住，願以所修福慧迴施有情，共諸有情同生觀史多天彌勒內眷屬中，奉事慈尊；

佛下生時亦願隨下廣作佛事，乃至無上菩提！」辭訖，默坐正念，至二月五日夜半，弟子光等問道：「和尚決定得生彌勒內衆否？」法師報道：「得生！」言訖，氣息漸微，少間神遊，侍人不覺，此大唐唯一三藏法師，遂告圓寂於玉華寺之嘉壽殿中矣！九日，凶聞至京，天子哀慟傷感，爲之罷朝數日，頌道：「朕失國寶矣！朕失國寺矣！」翌日又謂羣臣道：「惜哉，朕國內失法師一人，可謂釋衆摧梁矣，四生無導師矣！亦何異苦海方闊，舟楫遽沈，闢室猶昏，燈炬斯掩！」言已嗚咽不勝。二十六日下敕：「玉華寺玄奘法師已亡，葬事所須，並令官給」。三月六日又敕：「玉華寺法師既亡，其翻經之事且停，已成者準舊例官爲鈔寫，自餘未翻者總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損失。其法師弟子及同翻經先非玉華寺僧者，宜放還本寺」。至三月十五日，又有敕：「玉華寺故大德玄奘法師葬日，宜聽京城僧尼造幢蓋送至墓所」。四月十四日舉葬白鹿原，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內送者百餘萬人，縑素宿於墓所者三萬餘人。十五日旦，掩坎訖，卽於墓所設無遮大會而散。至總章二年（公元六六九）四月八日，有敕徙葬法師於樊川北京，營建塔

字。至於遷殯之儀，門徒哀感，行侶悲慟，一如初喪。可謂生榮死哀，前所未有的；而法師始終向道，至死方休，當其絕筆之時，距圓寂僅一月，其精神之足以鼓舞君民，甚慨後學，蓋有由來矣！

自三國末年，至唐之中葉，西行求法的運動，風起雲湧，前後殆五百年。大德高僧，前仆後繼，或歸或留，或死或病，無慮百數十人，求其萬里孤征，獨往獨來，流譽國外，滿載而歸，傳通正法，卓立千古者，當以大唐三藏玄奘法師為最，餘人成就無一足與比肩者。善哉為法師作詳傳的慧立贊論道：

「法師此行，經塗數萬，備歷艱危。至如涸陰沍寒之山，飛濤激浪之壑，厲毒黑風之氣，狻猊雜狂之羣；並法顯失侶之鄉，智嚴遺伴之地，班超之所不踐，章亥之所未遊。法師子爾孤征，坦然無梗，扇唐風於八河之外，揚國化於五竺之間；使乎遐域侯王，馳心輦轂，遠方會長，係仰天衢。雖法師不世之功，抑亦聖朝運昌感通之力也。……」

「於是溺俗沈流之士，望涯岸而有期；清虛蹈玄之賓，顧三空而非遠。所謂司南啓路而衆惑知方，商飆襲林而羣籟自響。法師盛德也如彼，逢時也如此。豈同雅澄懷道，遇二石之凶殘；安什傳經，值存姚之僞。校之深淺，卽行潦之類江湖；比之明暗，乃朝陽之與晝曜矣。」

近代繼述法師絕學、手創支那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居士曾撰法師像贊，其辭曰：

「悠悠南行，五十三德。子影西征，百二八國。千里跬步，僧祇呼栗。但有至心，胡夷胡側。弘始前驂，爾歷後翼。竺典支文，斯軌斯式。寶積耑緣，譯千三百。常啼再來，嘶風躡跡！」

吾人追念法師爲學忘身的精神與其堅苦卓絕的成就，雖百世之下，景仰感興，情曷能已！

亥

裝

一四六

第八章 宗傳

一 各宗源流

說到佛法，原以佛說爲根據。釋迦在世說法四十九年，大都稱機而談，遮表抑揚，無有定法，而雲興瓶瀉，義無不備；綜其要旨，不外對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而已。佛滅度後，弟子各尊所聞，內外結集，遂有「上座」、「大眾」二部之分；最初五百年間，小乘部執紛起，大乘義晦無聞。嗣有馬鳴尊者，妙善文辭，造「佛所行讚」（吾國有二種譯本），描述釋迦牟尼佛應化行迹，情文並茂，傳誦五天，多所啓發。至龍樹、提婆出，始弘「般若」，闡揚「畢竟空」義，以對治外小之「增益執」；無著，世親出，繼續發揮而弘「瑜伽」，闡揚「如幻有」義，以對治外小之「損減執」。大乘法義因而大彰，一貫相仍，不立門戶。其後有清辯者，誤解畢竟空義，自謂宗紹龍樹、提婆，造「大乘掌珍論」，另立「中觀」之說，欲以破斥「瑜伽」。於是謚法菩薩本

「般若」、「瑜伽」一貫之旨，釋「廣百論」、「唯識二十頌」、「唯識三十頌」、「觀所緣論」等以申正義。自是末流相沿，遂有「空」、「有」二宗之分。其在中國，鳩摩羅什法師傳龍樹學，弘「般若」于先；玄奘法師遊印，正值大乘「瑜伽學」鼎盛之際，身見戒賢三藏，周旋問學，盡得無著學薪傳，上承印度佛教的正統。法師回國後，創譯「瑜伽」要典，並補譯「大般若經」六百卷，會「般若」、「瑜伽」於一源，自是中國的佛學始得有完整的體系。所謂「般若瑜伽」之教，龍樹無著之學，羅什玄奘之文（歐陽竟無居士語）：佛家先哲遺產之美富，于斯歎觀止矣！

至中國當時佛教的派別，約略可言：

最先成立者為鳩摩羅什所傳之大乘「三論宗」即以「中論」、「十二門論」、「百論」為主。同時有小乘之「成實宗」，以「成實論」為主。已而有「涅槃宗」，後歸「天台」；「地論宗」，後歸「華嚴」；「攝論宗」，後歸「法相」。異軍突起者，則有奉達磨菩提傳佛心印的「禪宗」，號為「教外別傳」。復有宗世親「俱舍論」的小乘

「俱舍宗」；着重小乘律的「四分律宗」。此外，據「法華」而爲綜合的開建者，爲自慧文、慧思而傳於天台智者的「天台宗」。依「解深密」教理，闡揚萬法唯識之義者，則爲法師東歸後所傳的「法相宗」。繼是而更爲綜合的開建者，則有自杜順、智儼到賢首的「華嚴宗」。至於「淨土宗」則萌芽於廬山慧逸的蓮社，成立於唐之善導，而殿以唐開元間善無畏等傳來「真言宗」；「禪宗」亦至唐初曹溪惠能，始確然成立。

以上除「俱舍」、「成實」二宗，與「四分律宗」爲小乘外，餘均大乘的支裔，總稱十三宗，而「涅槃」、「地論」、「攝論」歸入「天台」、「華嚴」、「法相」後，合爲十宗，「四分律」蜕化爲融小成大之「南山宗」，乃歸結爲大乘八宗與小乘二宗。

初唐盛行者，爲中國化的「天台」、「華嚴」、「法相」三宗，及教外別傳的「禪宗」。至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大毀佛教後，各宗衰落，禪宗以簡單易行，恢復後遂獨盛弘。他若「天台」、「華嚴」兩宗的學說，趙宋以來亦流傳不絕，蓋均爲較能調和中國思想，且爲當時士大夫所易於接受者。宋後，影響宋明理學，予中國思想界

以一新活力與新精神。其深入人心，爲雅俗所共知的，則爲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說，而普及民間者，則爲「真言宗」餘流的「懺懺」，與「淨土宗」的「度亡」。歷元代而入清，「禪宗」既衰，求簡易篤切之行，頗有會歸「淨土宗」之勢；而「南山律宗」，在宋及明、清間，亦有繼承之者，故至今猶不絕。元有西藏之紅派喇嘛，明、清有蒙藏之黃派喇嘛，皆曾入居於中國北方各省，但與華土僧俗，皆未發生大關係，蓋饒有極深的地方色彩。近數十年來，因日本及南洋西洋交通的便利，以及思想灌輸的影響，佛學界頗有光復初唐的故有，進而徧究全藏，旁探錫蘭、西藏而溯巴利文、梵文原典，以求最高綜合的趨勢。

一一 法相唯識

在中國佛教史上，向來共尊法師爲「法相宗」的領袖，實未免誤解法師。佛教法門無量，而宗趣唯一；教內分宗立派，支解聖言，徒滋部執，實屬無謂。而況法師一生對

學說毫無宗派門戶之見，一以了義爲宗；其去印求法雖爲「瑜伽」，但遇有名師，無論外小，他總前往參學，期得其真，所以能成其偉大而不局於一隅。我們試看他翻譯的種類，瑜伽、般若，小宗各派以及外道典籍，無不擇要逐譯，足見他眼光的遠大，與精力的飽滿。但大乘義理，既有「般若」導之于先，「瑜伽」繼之于後，展轉發揮，自非歸結于「法相唯識」不可；法師亦是認此學爲當時印度佛教最進步之學說，身負傳通之責，是故「法相唯識」之學，自爲法師所獨擅長。

原來佛家之學，以「二諦」（真諦、俗諦）說法，以「三性」（徧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立教。「般若」說二諦，主「俗」有而「真」無；「瑜伽」談三性，則分別「徧計」常非有，「依他」如幻有，「圓成」真實有。「般若」的「俗有」在于假名施設，皆隨順世俗安立；而其「真無」乃正以顯示「實相」，所謂「非一切法如是而有，如無所有如是而有」；此說一起直入，和常人的境界相距太遠，不易領會。「瑜伽」之說三性，關鍵乃在「依他」，就衆生的依他起性虛妄分別心上加以指點，卽於此

顯其離「徧計」的「圓成」淨相，而遣除其計執所增益的染分。了知「依他」爲染淨依，然後觀行踐證得有下手處，方便善巧，最切受用。而「依他」如幻，百義權輿，諸法相狀乃可辨析，於此加以組織抉擇，是謂之「法相學」。又辨析諸法相狀，有賴于心的了別，卽一切諸法，莫不與內心的認識有關，按其實在，無非內識之所變現，以一切法皆不離識，故謂之「唯識」，闡發此理，以破外小「人我」、「法我」之執，是謂之「唯識學」。「唯識」之學導源於「法相」，而「法相」究竟必歸于「唯識」，兩說相關至切，成爲一圓整不可分的體系。

復次，「唯識學」並不以辨「外境無」，標「內識有」爲能事，其目的乃在以此爲方便而求證得「唯識性」。初則識有而境無，繼則境無識亦無；「徧計」本無，「依他」如幻，幻則許滅解脫，由是轉其所依則證「唯識性」，卽證得「圓成實性」；佛家大乘所踐·所求，舉莫外乎是。此中義理繁富，大有待於講明。

法相唯識要籍如「解深密經」、「佛地經」、「瑜伽師地論」、「辯中邊論」

「阿毗達磨集論」、「顯揚聖教論」、「攝大乘論」、「二十唯識論」、「成唯識論」等，皆由法師創譯或重譯。此學在中國得能建立，可完全歸功于法師，歷來推尊法師爲「法相宗」的領袖，良非偶然；但吾人應知道，法師之學，此最擅長，而其範圍並不局限於此。

三 奘學薪傳

法師講學慈恩，不少高足，就中親近多聞，以窺基爲第一。窺基原係唐功臣尉遲敏德之子，十二歲時，玄奘一見賞識，欲收爲門徒，家人皆願意，惟窺基本人不肯，幾經交涉，始允其將來可以娶婦吃肉喝酒。後來隨侍法師，受其感化，精進不懈，遂傳其學。窺基既從法師稟受瑜伽唯識要旨，復請之法師，將護法等十師釋世親「唯識三十頌」論文，標譯爲「成唯識論」，條理所聞，作「唯識述記」六十卷，發其蘊奧。又擅長「因明」；廣疏經論，人稱「百部疏主」。同時西明寺沙門圓測，參與法師講壇旁

聽，亦講述「唯識」，頗多臆解，窺基弟子慧沼，著「了義燈」以辨之。慧沼弟子智周，復作「演秘」以解釋「述記」。窺基於「述記」未盡之義，又著「樞要」、「別鈔」、「法苑義林」等以輔之。餘如靈泰的「述記疏鈔」，如理的「述記義演」，道邑的「述記義蘊」，太賢的「唯識學記」等，皆可供參考。惜宋後記疏佚失，此學遂不復振；明季學者雖有著述，然因未覩記疏，不免嚮壁虛造，多所乖舛，且支離破碎，戶牖一孔之見，此學真精神益晦。

清末楊仁山居士，創金陵刻經處，暮年致意法相唯識，廣求佚書於海外；初從日本南條文雄氏得「因明大疏」、「唯識述記」等，次第翻刻流通，學者始得上窺此學的真面目。老居士臨終，復囑其弟子歐陽竟無居士續刻「瑜伽師地論」，蓋歷二十寒暑而始成，一時風氣大開，白衣中研求者繼起；蓋以近代歐洲哲學科學輸入，舊學新知，相得益彰。歐陽居士繼續弘揚，廣刻唐疏，就刻經處研究部組設內學院，其弟子呂秋一居士主教務，四方從學者類多知名之士，若梁啟超、梁漱溟諸氏，其尤著者。而釋太虛法師

亦宗慈恩，研究逾二十年，嘗講此宗大義於廈門大學，對近代歐西哲學家言，有所糾正。復謂「法相示唯識之所規，而唯識所現卽一切法相；唯識立法相之所宗，故法相必宗唯識」。歐陽居士則謂法相與唯識，通局廣狹殊科，法相於「色、受、想、行、識」五種等視齊觀，唯識則就中抉擇「識蘊」，而加以特殊之發揮，法義範圍，有大小精粗之別；章太炎先生稱「初聞，驚怪其言，審思釋然，謂其識足以獨步千祀也」。歐陽居士早年曾造「唯識抉擇談」，太虛法師又造「佛法總抉擇談」與之商榷，雖意見稍有出入，其重視此學，繼軌唐賢，直承奘師則同。

歐陽居士晚年深究般若，敍「方便般若」、「五分般若」及「心經」大義，融「般若」、「瑜伽」於一爐，唱佛家宗趣唯一，歸極於「無餘涅槃」之說；臨終前，復致力於「法界」義之闡發，巨眼玄思，規模宏遠，實足追蹤法師。居士示寂後，其弟子呂秋一居士繼主內院，承其師說，建立佛學體系，分「涅槃」、「般若」、「瑜伽」、「戒律」、「毗曇」五科，區爲三期，周各以一要義貫通，而以「涅槃」爲原始要終之學。

對陳那，護法學說（印度大乘佛學晚期最精之說），尤多所闡發。行見法師所傳，重振墜緒，不但弘傳於中國，且可介紹于世界思想界，一新世人之宇宙觀與人生觀，斯則著者之所馨香禱祝者焉。

附錄

一 報印度智光法師書

大唐國必芻玄奘謹修書中印度摩揭陀國三藏智光法師座前：自一辭違，俄十餘載；境域遐遠，音徽莫聞，思戀之情，每增延結。彼茲芻法長至，蒙問，并承起后康豫，豁然目朗，若覩尊顏，踴躍之懷，筆墨難述。節候漸暖，不審信後何如？又往來使還，承正法藏法師無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嗚呼！可謂苦海舟沈，天人眼滅，遷奪之痛，何其速歟？惟正法藏植慶曩晨，樹功長劫，故得挺沖和之茂質，標懿傑之宏才。嗣德聖天，繼輝龍猛；重然智炬，再立法幢。撲炎火於邪山，塞洪流於倒海；策疲徒於寶所，示迷衆於大方。蕩蕩焉，巍巍焉，實法門之棟幹也。又如三乘半滿之教，異道斷常之書，莫不韞縵胸懷，貫練心腑，文盤節而克暢，理隱昧而必彰。故使內外依，爲印度之宗袖。加以恂恂善誘，曉夜不疲，衢緝自盈，酌而不竭。玄奘昔因問道，得預參

承，并荷指誨，雖曰庸愚，頗亦蓬依麻直。乃辭還本邑，囑累尤深，殷勤之言，今猶在耳。冀保安眉壽，式贊玄風；豈謂一朝，奄萬古？追惟永往，彌不可任。

伏惟法師，夙承雅訓，早昇室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何奈何！有爲法爾，當可奈何，願自裁抑。昔大覺潛暉，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化，稠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唯囑清詞妙辯，共四海而恆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小三十餘部，其「俱舍」、「順正理」見譯未周，今年必了。即日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土安甯，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製序，令所司抄寫，國內流行，爰至鄰邦，亦俱遵習。雖居像運之末，而法教光華，雍雍程程，亦不異室羅筏耆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又前渡信度河，失經一駄，今錄名如後，有信請爲附來。并有片物供養，願垂納受，路遠不得多，莫嫌鮮薄。玄奘和南。

二 答印度慧天法師書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致書摩訶菩提寺三藏慧天法師足下：乖別稍久，企仰惟深，音寄不通，莫慰傾渴。彼苾芻法長至，辱書敬承休豫，用增欣悅。又領細白氎兩端，讚頌一來，來意既厚，寡德愧無以當，悚息悚息！節氣漸和，不知信後體何如也？想融心百家之論，栖九部之經；建正法幢，引歸宗之客；擊克勝鼓，挫鏖腹之資。頡頏王侯之前，抑揚英俊之上，故多歡適也。玄奘庸弊，氣力已衰，又加念德欽仁，唯豐勞積。昔因遊方在彼，遇瞻光儀；曲女城會，又親交讌。當對諸王及百千徒衆，定其深淺，此立大乘之旨，彼豎半教之宗，往復之間，詞氣不無高下。務存正理，靡護人情，所此輒生數觸；罷席之後，尋已豁然。今來使猶傳法師寄申謝悔，何懷固之甚也！

法師學富詞清，志堅操遠，阿耨達水，無以比其波瀾；淨末尼珠，不足方其燦潔。後進儀表，屬在高人；願勸良規，闡揚正法。至如理周言極，無越大乘，意恨法師未爲

深信。所謂耽玩羊鹿，棄彼白牛；賞愛水精，舍頗胝寶。明明大德，何此惑之滯歟？又壞器之身，浮促難守，宜早發大心，莊嚴正見；勿使臨終，方致嗟悔。今使還國，謹此代誠；并附片物，蓋欲示酬來意，未是盡其深心也，願知。前還日渡信度河失經一駄，今錄名如引，請爲附來。餘不能委述，茲芻玄裝謹呈。

三 大唐西域記節選

一 鉢邏那伽國

鉢邏那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果木扶疏，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學藝，信外道。伽藍（卽寺）兩所，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實多。大城西南，瞻博伽華林中，有窣堵波（卽塔），無憂王之所建也。今雖傾陷，尙百餘尺。在昔如來，於此處降伏外道。其側，則有髮爪窣堵波，經行遺迹；髮爪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處。

初：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高論有聞，辯才無礙，循名責實，反盾窮詞；雅知提婆，博究玄奧，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汝爲何名？」提婆曰：「名大」。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深敬風猷。

城中有天祠，瑩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籍典，此處是衆生植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一錢，功踰他所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

天祠堂前，有一大樹，枝葉扶疏，陰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棲宅；故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無不輕捨身命，既忱邪說，又爲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替。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闔達多智，明敏高才，來至祠中，謂衆人曰：「夫曲俗鄙志，

難以導誘；吾方同事，然後攝化」。亦既登臨，俯謂友曰：「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眞實，天僊伎樂，依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投身，自取殞絕；親友諫諭，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樹下，及其自投，得全驅命。久而醒曰：「惟見空中，諸天召命，斯乃天神所引，非得天樂也」。

二 摩揭陀國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纍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溼，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尊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並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

鞞伽河（卽恆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地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吐釐子城。初有

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儕謂曰：「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爲言，憂心彌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爲子，求聘婚親」。乃假這二人爲男女母，二人爲女父母。遂坐波叱蓋樹，謂女堵樹也。采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嫗，攜引少女，並僮從盈路，袿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爲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人，同往林中，咸見華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馳驅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僕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暮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

適復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爲築城。自爾之後，國名波叱釐子城焉。

佛迹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瞻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詞云云，大略斯在。故宮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無憂王爲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國輔老臣，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已太甚！夫政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壽生靈；況爾同胞，豈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醯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于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羞卜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

虛空，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爾志，當爲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爾皆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爲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疊爲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爲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四佛座東，渡莫訶河，至大林中，有一石柱，是外道入定，及發惡願處。昔有外道鬱頭藍子者，志逸烟霞。身遺草澤，於此法林，棲神匿迹。既具五神通，得第一有定。摩訶陀王，特深禮敬，每至中時，請就宮食。鬱頭藍子，凌虛履空，往來無替。摩揭陀王，候時瞻望，亦既至已，捧接置座。王將出遊，欲委留事，簡擢中宮。無堪承命。有少息女，淑慎令儀，宮中親實，無出其右。摩揭陀王召而命曰：「吾方遠遊，將有所

委，爾宜悉心，慎終其事。彼鬱頭監僊，宿承禮敬，時至來飯，如我所奉」。敕誠既已，使即閑覽。少女承旨，瞻候如儀。大僊至已，捧而置座。鬱頭監僊，既觸女人，起欲界染，退失神通。飯訖言，不得虛遊，中心愧恥。詭謂女曰：吾比修道業，入定怡神，凌虛往來，略無暇景。國人願覩，聞之久矣！然先達垂訓，利物爲務，豈守獨善，忘其兼濟？今欲從門而出，履地而往，使夫覩見之徒，咸蒙福利」。王女聞已，宣告遠近。是時人以心競，灑掃衢路，百千萬衆，佇望來儀。鬱頭監子，步自王宮，至彼法林，宴坐入定，心馳外境。棲林則鳥鳥嚶嚶，臨池乃水族跳翻。情散心亂，失神靡定，乃生忿恚，即發惡願。「願我當來，爲暴惡獸，狸身鳥翼，搏食生類。身廣三千里，兩翅一廣千五百里，投林啖諸羽族，入流食彼鱗介」。發願既已，忿心漸息；勤求頃之，復得本定。不久命終，生第一有天，壽八萬劫。如來記之：「天壽畢已，當界昔願，得此弊身」。從是流轉惡道，末期出離。

三 婆羅痾斯國

池側不遠，有牽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六牙象王，獵人剝其牙也。詐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爲敬袈裟，遂捩牙而授焉。

捩牙側不遠，有牽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示爲鳥身。與彼獼猴白象，於此相問：「誰先見尼拘律樹？」各言事迹，遂徧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道俗歸依。

其側不遠，大林中有牽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爲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羣鹿，各五百餘。特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校獵中原，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差，日輸一鹿，王有割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回駕而返。兩羣之鹿，更次輸命；提婆達多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主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

不寶命！」雌鹿歎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急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吾今代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聞也，以爲不誠。門者白至，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耶？」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爾鹿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卽以其林，爲諸鹿藪。因而謂之施鹿林焉。鹿野之號，自此而興。

菩提樹東，渡尼連禪那河。大林中，有 堵波。其北有池，香象侍母處也。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香象子，居北山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采藕根，汲清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人，遊林迷路，彷徨往來，悲號慟哭。象子聞而愍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既還，遂白王曰：「我知香象遊舍林藪；此奇貨焉，可往捕之」。王納其言，興兵往捕；是人前導，指象示王。卽時兩臂墮落，若有斬截者。其王雖見此異，仍縛象子以歸。象子既已維繫多時，而不食水草，典廩者聞王，王遂親問之。象子曰：

「我母盲冥，累日飢餓；今見幽扃，詎能甘食？」王感其情志，故遂放之。

精舍側不遠，有宰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羣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燄飄逸，時有一雉，有懷傷感，鼓澗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唐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爲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咎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烟消，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宰堵波也。

雉救火側不遠，有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鹿救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駛流之險，後因猛火之難。莫不沈溺，喪棄生命。其鹿惻隱，身據橫流。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兔後至，忍疲苦而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爲堵波。

烈士池西，有三獸萃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猿，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變化，爲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邪？」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共老弊，特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虛己，分路營求：狐沿水瀕，銜一鮮鯉；猴於林樹，采異華果；俱來至此，同進老夫。惟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如猿猴同志，各能役心；惟兔空還，獨無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狐猿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狐猿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饑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詞畢入火，尋卽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有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堵波。告涅槃期側不遠，有卒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昔有僊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

鼓灌清流，麀鹿隨飲，感生女子，姿貌過人，惟脚似鹿。僊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命令求火，至他僊廬，足所履地，迹皆有蓮華。彼僊見已，心其奇之，令其繞廬，方可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還。時梵豫王畋遊見華，尋迹以求，悅其奇怪，同載而返。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既滿，生一蓮華，華有千葉，葉坐一子。餘婦誣罔，咸稱不祥。投菟伽河，隨波泛濫。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而來；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王聞之，甚懷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是時鹿足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境，上下離心，賤妾思維，能敗強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城樓，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師已圍城，鹿女告曰：「莫爲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兩乳，流注千歧，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甲釋兵，歸宗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

因陀羅勢羅窺訶山東峯，伽藍前有拳塔波，謂亘娑。昔此伽藍，習翫小乘。小乘漸

教也，汝開三淨之食；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苾芻經行，忽見羣雁飛翔。戲言曰：「今日衆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苾芻見已，具白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說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遵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雁垂誠，爲城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建塔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雁，瘞其下焉。

四 僧伽羅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華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尙德，崇善勸福。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媁鄰國，吉日遂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在輿中，心甘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采果，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

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請其母曰：「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遂擔負母妹，下趨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爾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攜，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供資給。其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便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殺；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羣從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萬計，掩薄林藪，彌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辟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式旌茂績」。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言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艱辛，而與逆害？」子曰：「人

畜異類，禮義安在？既以達阻，此心何翼？」乃袖小刃，出應招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卽其前，父遂馴伏，於是親愛忘怒，乃刺刀於腹中，尙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尙害，況非親乎？畜種難馴，凶情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貳」。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采寶，復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疆域。以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功，而爲國號。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西，神鬼所魅，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師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額，情性獷烈，安忍鳩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說也。

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刹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豎二

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恆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美女，持香華，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讌歡會；已而置鐵牢中，漸長食之。時瞻部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海采寶。風波飄蕩，過至寶洲。時羅利女，望吉幢動，便齎香華，鼓吹音樂，相攜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利女，歡娛樂會，自解餘侶，各相配會。彌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利女，情疏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時僧伽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偶至鐵牢，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問曰：「誰相拘繫，而此怨傷？」曰：「爾不知邪？城中諸女，並是羅利，昔誘我曹，入城娛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食，今已大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僧伽羅聞已，竊告商侶，共望海濱，專精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曰：「爾輩各執我毛鬣，不回頭者，我濟汝曹，越海免難，至瞻部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專一無貳，執其鬣鬣。天馬乃騰驥雲

路，越濟海岸。諸羅刹女，忽覺夫逃，遞相告語，異其所去，各攜禪子，凌虛往來，知諸商人，將出海濱，遂相召命：「飛行遠訪」。尙未踰時，遇諸商侶，悲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會良人，室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誰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心，未肯回慮。諸羅刹女，策說無功，遂縱妖媚，備行矯惑。商侶愛戀，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刹諸女，更相拜賀，與彼商人，攜持而去。僧伽羅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得越大海，免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還鐵城；諸女謂曰：「汝無智略，爲夫所棄，既寡藝能，宜勿居此」。時羅刹女王，持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咒，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是羅刹，我乃是人；人與異路，非其匹合，苦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家，謁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爲妻，生二子矣。齋持寶貨，來還鄉國，既遭風；舟楫漂沒，惟我母子，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

遣，罵言不遜，罵爲羅刹，歸則家國遼遠，止則孤遺羈旅，進退無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卽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一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刹女遂以訴王，王治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爲不誠也，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宮」。僧伽羅曰：「恐爲災禍，斯旣羅刹，食惟血肉」。王不聽伽羅之言，遂納爲妻。其後夜分，飛寶渚，召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咒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飲血，持其餘屍，還寶渚，且日，羣臣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趨進，遂至宮庭，間無其人，惟有骸骨。羣官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羣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子者，豈苟且哉！先資禍智，次體明哲；非福智何以享寶位？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

忠以諫主，智足謀身；歷運在茲，惟新成詠。衆庶樂推，尊立之爲王。僧伽羅辭不獲免，允執其中，恭揖羣官，遂卽王位。於是沿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羅刹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海而往。時鐵城上，凶幢遂動。諸羅刹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咒；身奮武威，諸羅刹女，踴墜退敗。或逃隱海島，或沈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珍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爲國號。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身之事也。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完稿

參考書目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高僧傳

續高僧傳

佛國記

大唐西域記

梁啓超：近著第一輯中卷

歐陽漸：瑜伽師地論序 法相諸論序 唯識抉擇談 內學雜著 藏要跋

釋太虛：法相唯識學概論 佛教各宗派源流 佛學概論

蔣維喬：佛教概論

附 錄

一七九